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周子全書

(中)

周敦頤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周子全書

(中)

周敦頤撰

國學基本叢書

周子全書卷九

進呈本通書三

禮樂第十三 此篇言禮樂相須之道
即圖陰陽之意也

禮、理也、樂、和也。

〔朱註〕禮、陰也。故理焉。樂、陽也。故和焉。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朱註〕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合而言之。則陰陽各得其理。而後二氣和也。人倫之間。各盡其道。各安其分。無不理且和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無不各得其理。然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無不和也。以其先理

而後和。所以不曰樂禮而曰禮樂云。

〔集說〕孫氏奇逢曰。五倫各得其理。則萬事萬化皆順矣。此之謂禮樂。程子謂敬則自然和樂。便見先後。○竇氏克勤曰。物物各有一太極。況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乎。循此則順其序而和。反此則逆其施而戾。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此禮樂之微言也。

朱子語類附見

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

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只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其所以爲臣，這如何會和。如諸君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此章說得最好。

問：禮之用和爲貴，解者多以和爲樂。某思以和爲樂，恐未穩。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設喻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平？亦恐只是影說。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如曲禮條目甚詳，不知何者爲和？曰：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之所宜。人情之所安。行之而上下親疎各得其所，豈非和平？又曰：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

務實第十四 此篇言學當務實。即前篇所謂誠也。不誠無物。僞焉而已。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曰休，小人曰憂。

【朱註】實脩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學者實勝於名。則善矣。若名勝於實。則可恥之甚。故君子之學。進己之德。脩己之業。勤勉而不止。所以務實之勝而已。若己之德業有未進。則其心常恐。出有善名聞於人。所以遠恥好也。小人則無進德脩業之實。而有沽名釣譽之偽焉耳。休、美也。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亦此意也。

【集說】孫氏奇逢曰。君子知過情之可恥。即欲不務實不能。○竇氏克勤曰。君子小人之別。在誠僞之間。誠則太極實有諸己。故心廣體胖。而有日休之象。僞則惟求人知。實德則病矣。故日爲憂戚而已。

朱子語類附見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狗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狗名也。

愛敬第十五 此篇以善惡兩端。明脩己治人之事。即所謂恕也。

有善不及。

【朱註】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朱註】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朱註】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朱註】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此君子之用心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朱註】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朱註】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亦當答言人孰無過邪。若能改過，則便是君子。人不待別爲不善。方爲之惡。只如過而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朱註】善無不學，故悉有其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且君子非欲使人愛敬而後爲此。亦盡吾當然之道而已。而人之愛敬，不期而至焉。

【集說】桑氏曰：昇曰：此章設爲問答，以見君子樂善之誠也。○孫氏奇逢曰：學其善而勸其不善，只

欲以善善天下，是何等心腸。此謂真愛人真敬人。○竇氏克勤曰：善則學之，欲己完全此太極也。不善則勸之，欲人共完全此太極也。學故悉有衆善，勸故無所不用其愛敬。

動靜第十六

此篇發明動靜至理。通乎造化，其道無窮如此。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朱註】有形則滯於一偏，物謂萬物，而人在其中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朱註】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故神而莫測。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朱註】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謂不是靜而不動，動而不靜也。

【集說】竇氏克勤曰：非不動不靜也。動靜不可測之謂神也。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朱註】結上文起下意。上所謂神，則妙於萬物之中，而兼無不通。

【集說】竇氏克勤曰：器則可拘，道則無形，惟其神也。所以妙萬物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朱註】水、陰也。以河圖而言。而生於一。以太極言。則陽變而生水。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以太極言。則陰合而生火。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集說】寶氏克勤曰。陰陽互根。所以妙也。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朱註】此卽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集說】寶氏克勤曰。合而言之。總一太極也。妙萬物之體所以立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朱註】此卽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集說】寶氏克勤曰。分而言之。亦一太極也。妙萬物之用所以行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朱註】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集說】或問周子之語。言合。胡不自萬而一。言開。胡不自一而萬。黃氏榦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闢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說到四時行焉。却說轉從五行

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分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卻恐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卻是有次第。故有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桑氏曰。昇曰。此言人自有陰陽。有太極。固不獨在造化間也。○孫氏奇逢曰。動靜陰陽。互爲之根。誰不滯於一物。所以能運行終始乎萬物。可想太極神妙。○竇氏克勤曰。體立而用行。亙古無窮焉。太極無極之旨。悠然可會矣。

朱子語類附見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朱子曰。人在其中。問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者。卽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卻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體而言。然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須是知器卽道。道卽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此竹椅。固是一器。到其適用處。自有箇道在其中。此章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語則不默。默則不語。以物言

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黃榦云。兼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晝固是屬動。然在晝間。神不與之俱動。夜固是屬靜。然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卻管得晝夜。晝夜卻管不得那神。蓋神妙萬物。自是超然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

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

四時行焉。萬物終始。若道有箇物時。又無形骸。若道無箇物時。又怎生會恁地。

混言太極。闢言爲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無窮兮。言既闢之後爲陰陽五行以後爲萬物。無窮盡。

也。

樂上第十七 此篇論古樂今樂之異用。而治亂由之。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

【朱註】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古者聖王。謂伏羲神農黃帝舜禹湯文武之聖人而王天下者。心天地之心。道天

地之道。而爲人倫之至。建中和之極。脩明德教化。由是三綱正焉。疇。類也。九疇。見洪範。九疇者。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

焉。由是民無不和焉。若順也。由是而物無不順焉。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朱註】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乃者。繼事之詞。樂。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之樂也。言聖王於天下

明庶風。東南方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方曰涼風。西方曰闔闔風。西北方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朱註】淡者。理之發。聖王之樂聲。平淡之中。自然而和。故不傷。謂不害於和也。和者。和之爲。聖王之樂聲。和樂之中。自然而正。故不淫。謂不失其正也。先淡後

和。聖王之樂聲。入乎人之耳。感乎人之心。則莫不淡而和也。亦主靜之意也。所發者淡。則私欲之心自平定。所爲者和。則躁急之心自消釋。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寂寥耳。

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爾。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朱註】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則民德之盛可知。溥天之下。皆化於中道。則治道之至也可見。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本易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意也。此言聖人道配天地。而爲古之至極也。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朱註】廢禮敗度。後世。則三代之末。及秦漢而下。禮法教化。則不脩明。政事刑法。則又頹亂。上則縱欲以敗度。則下民之困苦。有不聊生者矣。乃言古聖王之樂不足聽。而代變爲新聲之樂。故

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

賊君棄父。惟其聲之妖淫也。故足以導人之欲焉。惟其聲之愁怨也。故足以增人之悲焉。二者使人肆情縱欲而不能自止。導欲不止。而至於輕生敗倫之不可禁焉。增悲不止。而至於賊君棄父之不可禁焉。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朱註】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古樂用之。平人之心。而今樂用之。助人之欲而已。古樂用之。宣其化。而今樂用之。長其怨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朱註】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所謂禮而後和也。苟不復古禮。則禮非其禮矣。不變今樂。則樂非其樂矣。無禮樂之化。而欲天下至治者。不其遠哉。

【集說】孫氏奇逢曰。和者樂之所由生。人心不和。總因此心不淡。嗜欲勝而忿爭起。人而不仁。如禮

何。如樂何。○竇氏克勤曰。禮先而樂後。三綱正。九疇敍。則禮立矣。百姓安得不太和。萬物安得不咸若。

其作樂也。不過宣氣平情而已。聽其聲則淡而不傷。故人心亦淡。淡則欲心平矣。和而不淫。故人心亦

和。和則躁心釋矣。後世新聲迭變。聽其聲惟妖淫愁怨。導欲增悲。卒至賊君棄父。輕生敗倫而已。其爲淡且和之意。蕩然亡矣。若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安有是乎。故欲復古樂。必先復古禮。而後至治可幾矣。

樂中第十八

此篇論聲音之道與政道。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也。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朱註】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

聖人所作之樂。本乎聖人所行之政也。聖人爲政以德。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政善則民無不安。民安則心無不和。故聖人因之而作樂。以宣暢

民之和心。以天下之和心。通達於天地。且人爲天地之心。心和則氣和。此天地之氣。所以感而自然無不和也。天地之氣既和。則萬物自無不順。格。至也。幽足以感神而神祇來格。微足以感物而鳥獸馴致。

而其制

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謂黃鍾一宮定。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集說】孫氏奇逢曰。此是虞廷景象。武猶有慚德焉。故文中子不許房杜以禮樂。○竇氏克勤曰。政善民安。作樂宣和。至於天地感而萬物順信乎。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人無二理。感應自一事也。

朱子語類附見

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真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尙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鐘一宮

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何如。曰。亦是一家。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歷家最重這元聲。此一定。向下都定。元聲纔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皆無復存者。只這些道理。人尙說得去。法度卻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說不去。

樂下第十九

此篇言樂之聲淡辭善。有關於風俗如此。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集說】曹氏端曰。淡則希簡寂寥之聲。而有莊正齋肅之意。樂聲如此。則聽者之心。自然平定。善。典雅簡古之詞。而有深潛醲飮之味。樂詞如此。則歌者之心。自然愛慕。此先王之樂。所以能移易天下之風俗。而使之淳且美矣。若夫後世妖淫之聲。美豔之詞之化民也。効亦如此。但能導欲增悲。而至於輕生敗倫。賊君棄父。則天理滅而人倫息矣。哀哉。○桑氏日昇曰。此結上文兩章之意。言樂之感人最深。在位者宜慎所以感之也。○寶氏克勤曰。樂之感人。其易如此。不聽古樂而聽新聲。欲俗登仁壽。難矣。通三章論樂而觀之。可見人能全乎太極。其心未有不油然而和者。苟至道弗由。酬措乖張矣。是猶陰陽五行之氣。駁雜紛紜。而不得其純。是豈太極之本體哉。

聖學第二十

此篇論學聖。要在此心之一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朱註】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潛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一之一字。爲聖賢之要。一卽太極是純。一不雜之謂也。只是純然是箇天理。無一點私欲。若無欲。便覺自在。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尙不能成。况可學聖人邪。靜虛是心之體。動直是心之用。心纔虛便明。明則見得道理透徹。故通。通者。明之極也。心纔直便公。公則自無物我之間。故溥。溥者。公之極也。明而至於通。則靜而動焉。公而至於溥。則動而靜焉。况明配木仁元。通配火禮亨。公配金義利。溥配水智貞。如此陰陽合德。而聖人其庶矣乎。

【集說】孫氏奇逢曰：一者純一也。非無欲。惡能純一。此二字。千聖底蘊。要莫要於此。○竇氏克勤曰：主靜立人極。太極圖說之大旨也。無欲以學聖。通書之大旨也。其實一而已。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動直。則明通公溥。太極之在我者。庶乎其無失矣。此周子示人以學聖之要也。學者謹之於幾微。獨知之地。察之於善惡。未形之間。使此心湛然純一。專向天理。而不營情於利欲。久之自有超然獨得處矣。

朱子語類附見

一卽所謂太極。靜虛卽陰靜。動直卽陽動。明通公溥。卽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

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

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

問周子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如何。曰。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人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程子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字一般。此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撇脫。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爲切要。

問聖可學乎。一爲要。曰。這是分明的一。不是鶻突底一。問如何是鶻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落著處。若只塊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亦只是說箇大概。明通在己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解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

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其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出。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只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要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蒙端

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樣。曰。明是配冬否。曰。似是就動處說。曰。便似是元否。曰。是。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

公明章第二十一。此篇言貴去私以明理。不在用察以滋疑。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朱註】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人能無私。方能率人以無私。所謂有善於己。而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而後可以正人之惡也。未有有私於己。而

能率人以無私者焉。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朱註】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僥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言其所爭者甚遠也。若能明。則自無疑心矣。

【集說】桑氏曰。前言明通公溥。可以作聖。此又將公明二義。反覆暢言之也。○孫氏奇逢曰。正己正人。不逆僥而先覺。總歸本於無欲。○寶氏克勤曰。此承上章公明之說而申言之也。蓋惟無欲而全此太極。始能公明。則公於人者。乃由推己以及。非舍己而徇人者也。明於事者。乃由積誠而生。非以能疑爲覺者也。

朱子語類附見

人之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周子云。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賢。子朱啓明。而堯知其闇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

此篇言理爲心之太極。性則稟受不齊。命則萬殊一本。示人反本之學也。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朱註】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彰言道之顯。陽之明也。微言道之隱。陰之晦也。瑩、明也。

【集說】朱子曰。厥彰厥微。只是說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的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竇氏克勤曰。理在天下。莫載莫破。任舉一物。各具陰陽之理。亦甚昭著。不可掩矣。而之所以然者。初無形象之可求。厥彰厥微。卽中庸所謂費而隱也。向非人心之至靈。本具此太極者。孰能明之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朱註】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卽五行之理也。

【集說】竇氏克勤曰。性之所稟。有柔剛。剛柔之中。有善惡。此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不得不紛錯雜亂如此也。要期自至其中。則柔剛皆善。而無戾乎太極之本體矣。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朱註】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一也。自其本而未。則一理之實。而萬

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集說】朱子曰：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氣，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理。中庸如天之無不覆幬，地之無不持載，止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覆載，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小細底，大德敦化，是那大底，大底包小的，小的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這箇，都似不理會得這道理。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周子此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桑氏日昇曰：此周子與天合一之學，全體太極，故其立言，較諸篇簡奧如此。○孫氏奇逢曰：理性命三字，章內各爲疏解，然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理一而已。所謂萬殊一本。○竇氏克勤曰：命之賦於人物者，以二氣五行爲化生，因流溯源，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萬物統體此太

極也。循端竟委，一分爲萬，萬各有一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合理性命而觀之，可見人心各有一太極。盡人合天之事，君子有不得辭其責者矣。

朱子語類附見

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峯刻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上，加周子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篇內無本篇字，如理性命章者，煞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勦入耳。問五峯於通書，何故輒以己意加損，曰：他病痛多。楊道夫

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此三句言性，二氣五行以下並言命，實是實理。人傑

鄭問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淳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體統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端蒙

問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是太

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耳。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也。讀

顏子第二十三。此篇言顏子見道之大。有以自樂。則富貴貧賤不足言矣。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朱註】說見論語。顏子食則一簞之飯，飲則一瓢之漿，居則隘陋之巷，貧窶之甚也。在他人視之，則見顏子之困極，而有不勝之憂。而顏子處之，則其心泰然，不改所樂處。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朱註】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朱註】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

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天地間，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者，

而人所受以生者，爲一心之全德，萬善之，總名，體即天地之體，用即天地之用，有之則道充，居之則身安，故孟子既以天之尊爵目之，復以人之安宅名之，所以爲天地間之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也，豈軒冕金玉之貴之富，可同日而語哉。今端竊謂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道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愚見學者鮮自得之，是謂來學說破，大、謂天付人受之理，小、謂富貴貧賤之事，且顏子三月不違仁，則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是以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絕無人欲之間隔之一端，謂之忘其小，是必貧富之兩忘。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朱註】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既見天人一體之大。則其心

若曰：吾之動靜。一天地之動靜焉。吾之卷舒。一天地之卷舒焉。則心之舒泰自若也。心常泰則無時而不自足焉。心常自足。則處富貴而不加焉。處貧賤而不損焉。想來顏子已到那將化未化之地。若化則便是仲尼。

【集說】孫氏奇逢曰：顏子不違仁者也。仁者無憂。故不改其樂。無所以勝之。矯貧賤強爲樂。不樂矣。

○竇氏克勤曰：周子每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今思之。謂樂貧固不可。謂樂道亦不可。蓋自有其樂也。見其大。真實討得樂處也。真實討得樂處。則此心泰然。與天地相通。箠瓢陋巷無累之心。卽有天下而不與之心。但顏子之不改其樂。守之也。非化之也。若並守之迹而化焉。則與聖人爲一矣。此蓋幾幾乎渾全太極之體者。但與聖人微分生熟耳。故周子屢舉之以爲言。而其所志因亦可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所惜者三十二歲而卒。若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此周子之所以屢懷顏子也。

朱子語類附見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尙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卽是私欲反爲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

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

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

顏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工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工夫。理會此事也。

問顏子樂處。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稍亦須會到他樂時節。

問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禮義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

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幼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魯。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言動視聽之間。久之當自純熟。充達向上處。

問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矣。然而此章又却言以道爲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

問顏子之說。程子答鮮于侁之間。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樂也。

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顏子爾。

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其樂。故夫子深歎美之。程子云。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云。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然浩然之氣。說得較麤。又問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罩說。不曾說得親切。又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問顏子樂處。莫

是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不干事，這四字拈不上。胡叔

問這樂正如不如樂之者之樂。曰：那說從樂天知命上去的，固是不是了。這說從不如樂之者上來底，

也不知那樂是樂箇什麼物事。樂字只一般，但是要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因

言通書數句論樂處也好。黃義剛

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貧賤富貴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尙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此篇言道德至貴，必隆師親友，然後可得也。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朱註】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每言之詳焉。道一也。語上則極乎高明，語下則涉乎形

器。語大則至於無外，語小則入於無內，而其大要則曰中。而大目則曰三綱五常焉。得之則參於天地，並於鬼神，是兩間之至尊者也。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也。有是德則貴孰加焉。記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會，鬼神之交。五行之秀氣也。書曰：惟人萬物之靈。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非天地間之至難得者乎。人固難得矣。然而苟不有人之質，而曰道德也者，則將同於飛走草木之物而已。夫何靈貴之有。故惟道德之有於身者，又為入中之至難得者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朱註】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欲求道德之尊而有於身。苟非性之。而不有明師以教導之。益友以輔貴之。則不可得矣。

【集說】桑氏日昇曰。此周子推明親師取友之功。以見師友之不容緩也。○孫氏奇逢曰。道德有於身。須借師友。所以師等君親。友爲五倫之一。○竇氏克勤曰。人却得陰陽五行之秀。而爲最靈者。曰道德。有於身。卽君子脩之。而無失此太極者。故均爲至難得。然求人。所至難得者。而有之於身。非師以教誨之。友以講習之。則不可得。信乎親師取友爲要也。

周子全書卷十

進呈本通書四

師友下第二十五

此篇言道義由師友有之。此師友之義重而聚樂也。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朱註】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道義者。兼體用而言也。道則窮天地。古今。只是一箇道。義隨時隨事而處之。得

宜。所謂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人而身有道義。則貴且尊焉。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朱註】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人固有生而知之者。生而無知則蒙矣。彼生而蒙者。及其長也。有明師以開導之。有益友以輔實之。則可以啓其蒙而進於明道義。亦爲身

之所有而尊貴焉。不然。則終愚昧無知而已。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朱註】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是則人之道義。多由師友開導輔實之功。而得道義有於身之貴且尊。則吾之尊貴。實師友與之耳。

【集說】孫氏奇逢曰。生無師友。則一愚人之身而已矣。思深哉。周子之意乎。○竇氏克勤曰。仍卽前

章之意而申言之。丁寧示人以欲全此太極者。必親師取友而後成也。

過第二十六

此篇言仲由喜聞過。勇於自脩者也。今人不能。雖滅身而無悔。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悟也。噫。

【集說】曹氏端曰。聞過是聞人告之。以有過。是規之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令善也。則善之有於身而稱於人者。既無間於內外。又無間於古今。將與天地同其始終焉。如今人不敬其身。陷於有過。又不喜人規戒。恰如人有疾病。反救護之。而不使人醫治之。且過之與疾。皆身之死生存亡所係。至不輕也。護疾之人。寧死不悟。諱過之人。亦寧死不悟。愚之甚也。噫。此周子語終而繼之以痛傷之聲也。何也。蓋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而自輕之如此。則是自絕於天地矣。周子之傷痛。蓋爲天地而惜同類焉。是心亦天地之心也。○桑氏日昇曰。須想子路喜聞過之心。當是何心。○孫氏奇逢曰。有過不許人規。甘於滅身敗德。其愚人之心也夫。問聞過則喜。與見過內訟奚別。曰。喜過者。高明果敢之氣。訟過者。沉潛克治之功。○竇氏克勤曰。有過不喜人規。此爲自喪其太極之本體。雖有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勢第二十七

此篇言天下之幾。所爭在勢。重則難反矣。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朱註】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天下之去就。在乎勢焉。而止爾。

極重不可反。謂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朱註〕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朱註〕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不識。

〔朱註〕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朱註〕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集說〕孫氏奇逢曰。古今事勢到極重之時。識與力兩無施焉。聖人知幾。故能通變於未窮。○竇氏克勤曰。知者能識事幾於未然。又能運強力於不衰。所謂吾性定。而天下無難處之事者。非完全此太極者。孰能與於斯乎。

朱子語類附見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幾而反之。

則易。

文辭第二十八

此言文以載道。人乃有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而不濟於用者。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朱註〕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

文謂文字。道謂道理。而載取車之義。文之與車。皆世之不可無者。且無車則物無以載。而無文則道何以載乎。輪、車輪、轅、車轅、飾、謂

裝飾之美也。弗、不也。庸、用也。徒、虛也。

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

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

載物之車。載道之文。而美其飾。人尙輕視如此。

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哉。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朱註〕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藝、才也。道德者。文詞之實。則文詞者。道德之華也。篤、厚也。務厚

爲載道之文也。載道之文而美其飾。則人必愛之。人既愛之。則或筆錄。或版行以傳之永久焉。其全秉彝好德之良心者。見其文之載道而美其飾者。所以爲教然也。故古人云。凡言人道德而不有文章之美者。則人不愛而不傳。所以行之不遠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朱註】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第，猶但也。若人不知務厚道德之實，而但以文辭爲能者，是才藝從而壞焉。風俗既壞，而人心益壞。斯弊之從來也，亦久遠矣。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車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不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集說】曹氏端曰：孔門游夏稱文學，亦何嘗秉筆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故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端亦偶成曰：作文不必巧，載道則爲寶。不載道之文，賦文稅上藻，言無味而意在焉。○孫氏奇逢曰：文以載道，見文章卽性道也。故美則愛，愛則傳，非傳其文也。傳其道也。徒以文辭藝焉而已。○竇氏克勤曰：載道之文，千言萬語，無非闡太極之精蘊，而示人以必學。豈虛車可比乎。輪轅飾而人用之，教與學皆在焉。不用之，雖強之不從也。用不用存乎人耳，但不可略道德而尙文辭，徒爲不載道之文也。

聖蘊第二十九 此篇言聖人道大，其蘊不易知，惟顏子之深潛純粹，始能得之。若急於求知者，則淺之甚也。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朱註】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朱註】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朱註】蘊，中所畜之名也。

微，無也。殆，將也。承上文而言如此。則聖人中之所畜，不有顏子，殆不可見。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

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

如博約，克復，不遷，怒貳過，見其進而退，省其私。

而足發。

而後孔子之蘊可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天蘊固深矣。而孔子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其蘊豈不亦深乎？

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

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朱註】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教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

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夫凡常之人，纔有一聞知，恐怕人不速知，己之有也，既急欲人知己，而求其名。

則其淺薄尤甚矣。

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故云天何言哉。○竇氏克勤曰：天道之精蘊不可見，所可見者時物而已。四時行，百物生，天之教無日不昭著於人間。聖人全體太極，其道隨處發見，亦如是而已。顏子於聖人之道，默識心融，隨日用動靜語默間，無往非躬行心得之實。故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若夫常人偶有一得，輒求人知者，其無沉潛積厚之意可知矣。

朱子語類附見

憤者，心求通而未德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云：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云：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

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云：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

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卽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精蘊第三十 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寄之易。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天地鬼神之蘊。畢萃於此。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朱註〕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中所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卦若不畫，則聖人精微之意，不可得而見焉。悉，詳盡也。若無卦，則聖人胸

中之畜，將不可盡得而聞焉。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朱註〕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理也。蘊者，至廣之業也。上章聖人之蘊，則以道言理也。先輩用字豈苟云乎哉。○孫氏奇逢曰：大哉易乎。正所以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竇氏克勤曰：伏羲聖人，全體太極，仰觀俯察，因畫卦以詔天下後世，而聖人之精，亦因以昭示焉。後世之人，未必知君子脩之而吉，小人悖之而凶也。文周孔子三聖人，又作爲象爻象辭，包許多道理在中間，是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也。自有易，而太極陰陽五行，化生不窮之奧，莫不具於其中。微易而聖人之精蘊，或幾乎息矣。故易不止爲五經之源，實天地鬼神之奧也。

朱子語類附見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看得活。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

精與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敝縕袍之蘊，是包得在裏面。問序卦以爲非聖人之蘊，信乎。曰：先儒亦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非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

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傍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至於自大夫出。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之定。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文言。繫詞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

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此篇論易而明聖人之蘊也。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朱註】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懲忿窒欲。是損卦大象。遷善改過。是

也。且乾之體。固自健而不息。而其用。則莫善於去惡。進善焉。損益二卦之大義。亦莫過於去惡進善也。

【集說】竇氏克勤曰。君子之學。以誠爲本。乾乾不息於誠。復還太極初體也。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君子修之事也。損所本無。益所固有。總欲完全。此太極而已。乾之三爻曰。終日乾乾。大

如風之速也。曰：有過則改，如電之決也。皆剛以自治之事。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朱註】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動者，卦之兆，實人事之符也。吉則善之應，福之占也。凶悔吝，惡之應，禍之占也。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集說】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桑氏曰：昇曰：此君子有得於乾損益之學而後動也。○孫氏奇逢曰：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是脩德實地功夫，足盡聖人之蘊，不獨爲乾損益三卦之旨。○寶氏克勤曰：動不可不慎，動必思誠，則幾矣。所謂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觀此三卦可見。

朱子語類附見

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

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脩章意正相類。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教十分是了。改過，則是十分不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爲深戒也。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

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電之決。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此篇亦論易而明聖人之蘊也。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朱註】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身謂君身。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家亦君之家也。君能惇敘九族。則家道理而和焉。天下之家視以爲法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朱註】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

【朱註】親者難處，疎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朱註】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一家之人，雖同氣同枝，而亦離心離德，相仇相隙者，必起於婦人之離間也。

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朱註】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朱註】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此所以治天下者，必觀其治家也。治家者，觀其所以誠心者，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朱註】程子曰：无妄之謂誠。妄者，人爲之僞。妄去則自无妄。誠者，天理之眞也。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朱註】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集說】真氏德秀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深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隋攘羣盜。而閨門慚德。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心。鮮不妒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情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身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於中。則亟反之而已。善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爲之僞。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桑氏日昇曰。此舉家人睽復无妄之義。以明起化之本也。○孫氏奇逢曰。家人睽復无妄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然須无妄。則天地之心見。而刑家範身。俱本諸此。○竇氏克勤曰。家爲天下之則。慮其睽也。必能刑寡妻。後可御家邦。故引堯降二女之事。以明之。身爲天下之本。慮其妄也。必復其不善之動。則無妄矣。无妄者誠也。誠至則性盡。而太極之本體。全於我矣。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皆此中實理實事。故未引无妄大象。而歎其義之深也。此論四卦。亦所謂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也。後凡論易卦辭者。做此。

朱子語類附見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舍則亡。只是操得此心便存。

富貴第三十三 此篇言君子之道。內重則外自輕。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朱註】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君子。聖賢之通稱。身外無道。道外無身。身安則

足以任道。富執加焉。道充於己。則動同於天。所以心廣體胖。無所不足。其視世間軒冕之貴。則不過一銖之輕。金玉之富。不過一塵之微而已。其指道充身安而言也。是則道充身安之重。天下無加焉。

【集說】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

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竇氏克勤曰：天以太極

之全理賦於人，充此則貴，安此則富，他何慕焉？故君子爲學，惟求有得於己而已。

陋第三十四 此篇言學聖人者當求之道。德不可徒溺於文辭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朱註】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人物得之而爲人物。鬼神得

之而爲鬼神。吾聖人之道。則合高厚而爲一。通幽明而無間。語其目之大者。則曰三綱。五常。而其大要。不曰中。則曰敬。不曰仁。則曰誠。言不同而理則一。斯道也。入乎吾之耳。存乎吾之心。畜之於中。則爲吾之德行焉。發之

於外。則爲吾之事業焉。彼不務道德。而專以工文辭爲事者。鄙陋之甚也。

〔集說〕桑氏曰。於此可悟仲尼默識之學。於此可悟顏子不違如愚之學。後世學者博文強識。只要播之文詞。其用心自是不同。此世之所以無聖人也。○孫氏奇逢曰。實至矣。而言之不文。亦陋也。無其實。而徒以其辭。陋之陋矣。與二十八章參觀。○竇氏克勤曰。不知保守太極之全理。徒以文辭爲事者。識見卑陋。志趨凡下。陋孰甚焉。君子爲學。當圖其遠且大者。明德新民。求志達道。分內事也。

朱子語類附見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而其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心矣。

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象。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布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

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又嘗答學者曰：諸詩固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

擬議第三十五 此篇言實理自然之道，未至於誠者，則貴擬議以成其變化。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朱註】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惟至誠在己，則可以動人。故孔子易大傳有言：「一言之發，必即易擬之而後言。」
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集說】桑氏曰：昇曰：學至於誠，則言不妄言，擬之而後言，動不妄動，議之而後動。夫惟不動，動則變化生焉。所謂擬議以成其變化者也。學者須以大意會之。○竇氏克勤曰：至誠自然，而全此太極者，擬議以成其變化，勉然而全此太極者，此以誠之及於人者言之也。即上章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之謂。

朱子語類附見

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遣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刑第三十六

此篇言爲治之道。在乎中正。明達。果斷。三者缺一不可也。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旣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朱註】意與十一章略同。

天至仁也。以春之陽和之氣。發生萬物。然發生之不止。則無以節之。故必止之以秋之肅殺之氣焉。且萬物之發生。至此旣成實矣。若不收煞住。則過了。亦不得成。

故必得秋之肅殺之氣。以成之也。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必法天而行。乃以仁政養天下之民。觀其卽康功而天下之民得其安。卽田功而天下之民得其養。然有不肅之以刑。則亦不可得而齊焉。何也。民旣庶且富焉。外則欲動而不可遏。內則情勝而不可約。於是民以利害交相攻伐。若不以刑禁止之。則民相賊滅。而人倫何有哉。故天下之民。必得聖人之刑而後治焉。

【集說】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眞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朱註】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情。僞。眞也。僞。假也。

微。隱微不顯。睚。則掩隱不明。民之詞訟。一真一假。不顯不明。而變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態至不一也。言理詞訟者。苟不得中正之德。明斷之才。則不能理矣。訟之剛噬嗑之動。卽果斷之謂也。易訟卦象傳有言。訟者求辨其是非。則必利見大德之人。訟之大人。九五是也。九五以剛得中。故訟者利見之也。易噬嗑卦象傳有言。噬嗑一卦。震下。動也。離上。明也。卦之所以宜用獄者。以其動而明故也。

【集說】張氏栻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集說】曹氏端曰。普天之下。民至廣也。凡主典刑憲者。民之生死係焉。故爲民之司命也。得其人。則刑清而當焉。不得其人。則刑濫而酷焉。故君天下而任用主刑之官。不可不謹也。○孫氏奇逢曰。刑爲仁政之輔。總是刑期無刑之意。故非中正明達者不能任。○竇氏克勤曰。春。陽也。秋。陰也。天道不肅殺。則不能發生。政。陽也。刑。陰也。聖化不齊一。則不能光明。嚴寒大冬中。而有發生長育之幾。於天地之仁何礙焉。聖人之心。渾乎太極。一張一弛。具有陰陽化生之妙。以中正立其體。以明斷達其用。有逆天理而自干天討者。雖其法在所必用。然不過奉若天道。行所無事而已。其長育萬物之心自在也。故曰。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公第三十七

此篇明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也。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集說】曹氏端曰。聖人之道。用至不一。而一於至公。觀其或語或默。或出或處。或舍或取。或奪或予。或錯或舉。或留或去。或好或惡。或喜或怒。無往而非至公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則聖人之至公。一天地之至公也。如佛氏自私之厭。老氏自私之巧。則自戾於天地矣。其與吾堯舜周孔之道。豈可同日而語哉。○桑氏日昇曰。中庸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孫氏奇逢曰。天地聖人之道。總一至公而已矣。公卽所謂誠也。至誠配天地。同悠久者。以此。○竇氏克勤曰。天以元亨利貞之理。賦於人。人得之以爲仁義禮智之性。聖人能全體太極。故至公不異於天地也。稍參之以人欲之私。則不公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此篇明聖人作春秋之大旨也。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集說】曹氏端曰。春秋魯史耳。仲尼脩之爲經。以正天下一王之道。明皇帝王相傳治天下綱常之大法。聖人之脩春秋。乃爲後世受天命。王天下者脩之。俾知所以治天下之道焉。不特此也。又將國之亂臣。家之賊子。已死者。誅戮於前。旣不能逃其彌天之罪。所以使後之生者。懼之而不敢爲。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國無亂臣。家無賊子。則天經地義。民彝物則。一於正而已。聖人爲天地立心。爲

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何其至哉！宜乎君天下者，萬世無窮，以王禮祀夫子，報夫子之德，報夫子之功之無盡焉。○桑氏曰：昇曰：易書詩禮，皆受成於孔子，而周子獨舉春秋以爲言，何也？譬之五經皆律，而春秋則引律以定功罪之書也。○竇氏克勤曰：孔子作春秋，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欲萬世之人心全太極也。有王者起，能取法焉，則王道正，大法明，亂臣賊子懼，而天下平矣。故曰：爲後世王者而脩也。

孔子下第三十九

此篇贊聖人道德之極，教化之至也。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朱註】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道極高而德極厚，垂教

化於無窮，道高如天，德厚如地，則與天地參，教化無窮，如四時，則四時同。自生民以來，其獨孔子一人而已焉。

【集說】孫氏奇逢曰：參贊萬世之天地者，實惟孔子一人。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竇氏克勤曰：孔子一太極也，知天地，則知孔子矣。

蒙艮第四十

此篇引三卦以明主靜之意，是亦聖人之蘊也。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如弔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朱註】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

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言學者求教於師。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筮者不信。故神不告以吉凶。學者不信。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朱註】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朱註】時中者。象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慎哉。師之教。不可不施謹。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朱註】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背。所當止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

只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心。則非止之道矣。非見。不是說目無所見。只是說目無所見。便是不作爲。若爲則便不是止焉。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集說〕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孫氏奇逢曰。四十章屢論師道。此以發蒙自任。真欲覺天下後世。終以艮。指道之本源。忘己忘物。恐人作爲以畔道。其誨人至矣。○竇氏克勤曰。此章舉艮蒙二卦。爲言始終之義也。蒙爲學之始事。而有取於山泉。靜而清也。艮爲學之終竟。而有取於艮背。靜而無爲也。主靜之義。昭然矣。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學者當寡欲以求至乎其極。庶乎太極之全體。不至於有所失矣。

周子全書卷十一

進呈本太極圖說通書發明一

明道程子

定性書

橫渠寓書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答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

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施氏瓊曰。此篇乃明道先生得統於濂溪先生處。所

以反覆辨明性無內外動靜之分。而以大公順應爲定性之主宰也。濂溪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所以定也。主於無欲而靜。則是大公順應之全體。尙何應物之爲累哉。吳敬菴曰。性卽理也。天下事物各有當然之理。而統具於吾虛靈知覺之心。故靜則此理渾然於方寸之中。本體常存。動則此理粲然於接物之際。泛應曲當。原未嘗不定也。但常人汨於私欲。逐物而馳。則失其寂然之本體。張子有厭動求靜。是內非外之意。又失其感通之妙用。故程子告以性本內外無間。言事物之理。卽己之性也。定則動靜如一。僉止之兼。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醜醉萬變。未嘗不定也。若夫隨物而往爲將。先物而動爲迎。固累於外物。而性不定矣。然遂欲絕外物而求定。是以內外爲二本。靜時雖定。而動時則亂。性豈終能定哉。盡觀於天地聖人乎。天地以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以情順萬事而無情。其普萬物。順萬事者。至公也。其無心無情者。至順也。故君子欲希聖希天者。莫若去其私意。廓然寬廣而大公。事物之來。隨其道理而順應。不絕物。而亦不累於物。則內外動靜皆一理之本然而性定矣。大公者統言之也。順應者。析言之也。大公。卽仁也。忠也。體也。順應。卽義也。恕也。感也。用也。此二句。乃一篇之樞要。卽易所謂貞也。若急於以除外誘爲事。則其端無窮。滅於東而生於西。輿幢幢往來者何異乎。又曰。學者須知得道理本體。凡事不著一毫私意。只是順理而行。故不逐乎事物。亦不惡乎事物。不流不拒。而性所以定也。若逐事物。則衆人之狗欲也。惡事物。則異端之虛寂也。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無內外動靜之殊。乃爲大中正之道。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如此而已矣。學者可不勉哉。

伊川程子

周易序

易之爲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

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綱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知言。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寶氏克勤曰。周子太極圖。原本於易。程子易序。又原本於太極圖。然讀易序。見得程子只是看得太極圖通透。有心解神會之妙。故言言皆拍合耳。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易序直以五六語括之。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圖說曰。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易序又約而言之曰。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綱緼交感。變化不窮。圖說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易序云。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

情偽出焉。萬緒起焉。太極圖說從上說來。總喝出主靜立極之旨。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易序從上說來。暢發隨時變易以從道之旨。故曰。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其言卦同奇偶。爻同九六。卦體爻用。遠近暫微。莫不有卦象爻義。卦隨時遷。不可以一時而索卦。爻隨事動。不可以一事而明爻。是皆所以適乎中正仁義也。故曰。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但圖說重在主靜立極。而已寓夫動之體。易序重在變動隨時。而實皆爲靜之用。此以見一動一靜。互爲其根。造化人事。皆不能外也。故學必動亦定。靜亦定。斯爲至也。圖說於章末。重引易言而贊之。可見上所言者。皆易之理。至末方申明之以示人也。易序於未處則隱而不發。其云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非太極乎。其示人以默會太極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却又是不輕以太極語人也。學者誠取而參考互究之。則知周程之言不異。周程之道不異也。周程之道不異。周程之心不異也。易也。太極也。吾心也。一而已矣。吾性定。而聖學始終之要。何以易此哉。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真者。無極之真也。曰真而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鯨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

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間。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詞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施氏瑄曰此篇乃伊川先生得統於濂溪先生處。濂溪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而妙合而凝。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伊川洞徹此理。故知濂溪要人學顏子之學。全在性情上學。聖人不謂之學也。身通詩書六藝之人。豈不各有所好。聖人不謂之好學。惟顏子從事博文約禮之訓。專用心於克己復禮。至於其心三月不違仁。故孔子獨稱顏子好學也。自生民以來。惟有孔子好學。孔子獨稱顏子。以其與己同也。後世聖學失傳。不知於性情上用功。所以去道愈遠。而爲學之道遂失。徒知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而自己之性情。甘於荒廢。縱欲滅理。安得謂之學乎。讀伊川此論。亦可以憬然悟矣。○饒氏克勤曰自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未發五性具。觸外七

情出。渾說來。是又畫一太極圖與人看。既又分出性其情。情其性兩樣。是即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也。示之以必
先明諸心。知所養。力行以求至。則可盡心知性。反而誠之。爲聖人。與夫言容思信篤。行果守固。皆顯然據通書而爲
之言。自太極圖說通書而外。所引者。惟論語中庸孟子之說。可見當年受學於周子。既親經指授。把握在胸。已不將
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又得太極圖說通書。熟讀精玩。印之孔孟六經之書。鏘鏘不爽。由是明理盡性。意味獨嘗。大
肆力於聖人之道。而深有所得焉。由今想其前後得力處。夫亦可知淵源之所自矣。吉人誦詩讀書。博通六藝。只是要
正心養性。全盡天所賦之正理。非欲其誇多鬪靡而已。故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此句乃一篇綱領。下更即功夫悉言
之。分作九段看。其義自明。自天地諸精。至仁義禮智信。作一段。言寂然不動時也。自形影生矣。至喜怒哀樂愛惡
欲。作一段。言感動逶迤時也。自情既熾而益蕩。至中正而誠則聖矣。作一段。言欲動情勝。易失其性。惟明者能正
心養性。情亦歸性。而學者則縱情恣性。雖有是性。亦逐於情。此學之道在正心養性。而至於能誠。則同歸於聖也。
自君子之學。至容作聖。作一段。言學必思而得也。擇善之事也。故曰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苟能反
而誠之。則聖人矣。自誠之道。至無自生矣。作一段。言學必勉而中也。固執之事也。故曰。信道篤。則行之果。
行之果。則守之固。若能久而弗失。則動容周旋中禮矣。自故顏子所事。至學之道也。作一段。正言顏子之好學也。
自視聽言動皆禮矣。至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作一段。言顏子之好學如此。則其去聖人不遠矣。其所以異於聖人者。
特以能守未幾於能化耳。又不幸而天奪之速。使其終不得至於化。聖人所以歎之也。自所謂化之者。至不論矩是也。
作一段。承上化字而申言之。以明孔子之能化。正以見顏子未達一間之意也。自或曰至末。作一段。言後人不知好學。
遂震驚聖人以爲不可至。或從事文辭以爲學。而失聖人教人爲人之意。則其無當於聖人之學。一也。學者觀此。亦惟
去其畏難之心。返其世俗之所好。以
期實有聖人之道方已焉。斯可矣。

朱子

太極圖說通書書後

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
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

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搏以太極圖傳種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安仁何。則以程。而未嘗有所爲書。此蓋皆未見潘詒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與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爲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然諸本皆附於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爲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卽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彘窮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詒云。精密嚴怒。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毋未葬。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以朝廷躐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能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較。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爲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

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

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

塘橋西。濂溪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早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勇為濂言。嘗至其處。溪之原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溪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

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礪。自言初見先生於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又讀張忠

蒲礪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

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種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

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耳。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

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鑿板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又延平本

臨汀楊方得九江故家傳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處。然亦互有得失。其兩條此本之誤。當從九江本。

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章。當自道義者以下。析為下章。其十四條。義可兩通。當並存之。如誠機德章云。理

曰禮。理一作履。慎動章云。邪動。邪一作動。化章。一作順。愛敬章云。有善。此下一有是荷字。學焉。此下一有有字。曰有不善。無

此四。曰不善。此下一有否字。樂章云。優柔平中。平一作平。輕生敗倫。倫一作常。聖學章云。請問焉。問一作問。顏子章

而當以此本爲正。如太極說云：無極而太極。而下誤多誠章云：誠斯立焉。立誤作生家人睽復無妄章云：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心誤作以凡十有九條。今附見於此。學者得以考焉。

延平師友問答

承惠示濂溪遺文。極荷愛厚。不敢忘。不敢忘。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得見全文。今乃得一觀。殊慰卑抱也。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竊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人卻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上在左右。蓋秉彝之性。才有主著。這裏便似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不可得。只爲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先生曰：此段看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作一貫曉會。尤佳。中庸發明顯微之理。於承祭祀時爲言者。只爲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

答汪帥書

太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遠近高下之可道哉。

答何叔京書

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又論

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如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原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

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微顯之無間。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

日用之間哉。

諸儒一

通書序略

宋胡宏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惇頤。字茂叔。舂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脩也。傳先天圖於种放。种放傳於陳搏。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條。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爲种穆之學而止者哉。奧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爲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

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詩書易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敍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尙論前脩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安定胡宏謹序。按論志伊學顏一段。已照曹月川本。采入通書志學章。過則聖節。集說內。與此稍異。當係月川刪潤。

通書後跋

祁寬

濂溪先生。姓周。名惇頤。字茂叔。世爲營道人。少孤。養於舅家。以恩補官。試吏郡縣。以至持節外臺。爲政力行其志。所臨必有能聲。卒官朝奉郎。守尙書虞部郎中。分司南京。酷愛廬阜。迺買田築室。退樂濂溪之上。人因以是稱之。名賢賦詠。及墓誌所載。皆專美其清尙而已。先生歿洛陽。二程先生。唱學於時。辦異端。闢邪說。自孟子而下。鮮所許可。獨以先生爲知道。又云。自聞道於先生。而其學益明。明道先生曰。吾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得吾與點也之意。伊川先生狀明道之行曰。幼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推尊之如此。於是世方以道學歸之。其後東坡蘇公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蓋謂此爾。通書卽其所著也。始出於程門侯師聖。傳之荆門高元舉。朱子發。寬初得於高。後得於朱。又後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傳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舊本於其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或云。圖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錯。三十有六字。疑則闕之。夫老氏著道德五千言。世稱微妙。此書字不滿三千。道德性命禮樂刑政。悉舉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學者宜盡心焉。紹興甲子春正月。武當祁寬謹題。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於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棫刻於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性理字義

陳 淳

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貞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貞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不

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得恰好時。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拘。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柔必強。正爲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捉摸。就人與人相接處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竟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氏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之辭。又誤了。既是贊歎。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歎。豈有不好物而贊歎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缺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

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不可改易。按此下有孟子道性善云云。至非有二本也。共二百九十三字已見前誠上章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條下集說。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而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然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實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故濂溪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親切。

又論

陳淳

與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皇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皇陶伊傳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覺先知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

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求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各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卽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羣聖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接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論

游九言

易有太極。濂溪夫子加無極。何也。人肖天地。試卽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澄神端慮。察而見焉。始知夫子發明造化之蘊。啓悟萬世。而義易奧旨益著。或謂妄加無極。或以訓詁文義名之。失夫子之意遠矣。

語錄

黃榦

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卽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爲理。氣自爲氣。形而上下是也。

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卻是有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於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質不同耳。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慙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欲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梏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者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人敘，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卽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可已也。

人能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矣。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且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諛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之常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於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百家之說倡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指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論

度正

或謂先生之學出於陳搏，搏傳種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今種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搏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陽之意，然其所爲龍圖記，蓋唐宋五代偶儷之體，與太極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說精妙微密，與易大傳相類，蓋非爲此圖者不能爲此說，非爲此說者不能爲此圖。義理渾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創圖，後人從而爲說。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爲得之。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出老子，然老子之言無極，如莊列之言無窮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蓋指四旁爲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今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旨之異，可乎？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邈、近文恭於廬山，從於隱者老浮屠游，遂同受易書，所謂隱者疑卽壽涯也。其後康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爲宗，蓋

亦星歷之學也。先生之學得之者莫如明道伊川。嘗云靈山會下若千人皆悟道。某敢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尺帛裹頭。蓋謂曾子以士之身死於大夫之簀爲非禮。必易之而後卒。彼斷髮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之所不取也。人以先生嘗請問於此二人者。卽謂其學出於此二人。亦失之遠矣。蓋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襄弘。謂孔子生知。未嘗師問。老聃襄弘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襄弘。其可乎。此不待聖智。知其必不然矣。

論

真德秀

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言。而推其所未言。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論

葉水心

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

周子全書卷十一

進呈本太極圖說通書發明二

諸儒二

論

宋陳 壇

問陽者陰之根。陰者陽之根。不知周子以陽具於陰靜內。陰具於陽動內。還是說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還是說陰了陽。陽了陰。乃若水爲陰。而生於陽之變。火爲陽。而生於陰之合。又何也。曰。陽生陰。陰生陽。猶今日之晝。固生今日之夜。而今日之夜。又生來日之晝。晝之根在夜。夜之根在晝。所謂互爲其根也。根者生之義。二氣無判然兩截之理。本只一氣。分而爲二名耳。陽變生水。卽天一生水也。陰合生火。卽地二生火也。

又

胡一桂

神宗之朝。濂溪周子倡明道學。有太極通書傳於世。而授諸其徒。河南程氏兩夫子。道學之傳益大。以肆。上有以續夫孔孟千載不傳之妙。下有以開來學於億萬斯年之久。實光前而耀後也。

理一分殊

王 柏

周子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此正理一分殊之宗祖也。昔周子再闢混沌。振孔孟不傳之墜緒者。太極圖也。圖雖有說。其言精約宏深。不有通書相爲表裏。後學何以參考而究其本旨哉。圖說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通書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蓋自太極動靜而生陰陽。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此上屬乎造化。自是一關。故圖說通書。皆從此先推轉去。自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此是下生人物。至於無窮。又是一關。通書亦曰。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故此章自萬物再說轉去。皆自末而緣本也。合而言之。統體一太極。故曰是萬爲一。分而言之。物物一太極。故曰一實萬分。朱子之解。固已精詳矣。愚竊謂二氣交感而萬物生。物物固各有一太極。五性感動而萬事出。事事亦各有一太極。統體一太極者。卽所謂理一也。事事物物上各有一太極者。卽所謂分殊也。以易言之。大傳曰。易有太極。此易之理一也。及生兩儀四象八卦。又從而八之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每爻。各具一太極。四十九策之中。每爻每變。各具一太極。所謂易之分殊也。又以西銘推之。乾父坤母。民吾同胞。老老幼幼。及吾兄弟之顛連。皆同體此塞。同性此帥也。豈非理一乎。然父母之所生。兄弟之同氣。又人人不同也。曰大君。曰宗子。曰家相。曰聖曰賢曰肖。曰賊曰悖德曰不才。卽同胞之中。而分之殊者。已不可得而強一也。又以人之一身而言。

維不可以通用待頭目必厚於手足衛胸腹必重於四肢足不可加於首冠不可同於履何者分殊故也。理一易言也。分殊木易識也。此致知格物所以爲學者工夫之最先也。昔朱子之爲學也。亦務爲備。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始見延平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延平簡重。不輕於言。只道未是。朱子反疑延平而心未服。以爲天下之理一而已。何爲多事若此。一日延平曰。公恁地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前事却理會不下。道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朱子在同安。反覆思之。始知延平之不我欺也。歸來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後來朱子於義理上。縷析毫分。無不極其精密。以惠後學者。實延平先生之賜也。延平之學。得於豫章羅先生。豫章得於龜山楊先生。龜山。程門之高弟也。程子初以理一分殊答龜山。西銘之疑。龜山初亦未甚釋然也。逮其晚年。則曰。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於理一分殊之下。著仁義兩字。拈貼出來。尤覺分明。理一分殊者。仁貫乎義也。分殊理一者。義涵乎仁也。於此見其剖析益密。意味益深矣。朱子後來亦曰。西銘是句句理一分殊。故曰。周子之言。理一分殊之宗祖也。或者曰。夫子之時。未嘗有理一分殊之說也。意者諸老創此論。抑亦新人之耳目乎。曰。不然也。聖人不先天以開人。後賢亦因時而立教。夫子時。雖未有理一分殊四字之名。而其所以教人者。亦莫非理一分殊之旨。夫孝之道一也。何其答門人之問不一說。仁之道亦一也。何其答門人之問未

嘗同。爲政之道亦一也。不以一定之論語人。夫子之教。如此之異者。何也。分殊故也。至於曾子之學。用功之勤。見於戴記之中。問禮之曲折。毫髮無遺。蓋其道問學之功。至纖至悉。非其他門人所及。故一貫之語。終爲末後親傳也。夫子非多學而識之者。決不曰予一以貫之。曾子若無許多工夫。決不以一貫告之。非一貫。無以發忠恕二字出。非忠恕無以發體用二字出。非體用。無以發萬殊一本之言出。曰天地之忠恕。聖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皆因其已言。而推其所未盡。故曰。聖人不先天以開人。後賢亦因時而立教者。此也。夫子之傳一貫。乃合而言之。是萬爲一。所謂分殊而理一也。周子之圖太極。是分而言之。一實萬分。所謂理一而分殊也。夫子之言。如千流萬派。而悉歸於滄海之中。周子之言。如一榦之水。而爲千條萬葉之茂。後世學者。惡繁而好略。憚難而喜易。不肯盡心於格物致知之功。務爲大言以欺人。曰。天下只是一箇道理。斯言若已悟曾子之一唯。及叩之初。未識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理。不過學爲籠罩之言。以蓋其鹵莽滅裂之陋。每聞斯語。則已知其決非學者矣。聖人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無一物之不知。故能於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無一理之不當。學者苟未究其分之殊。又安能識其理之一。夫豈易言歟。願諸君寬作歲月。大展規模。自灑掃應對。威儀動作。以至於身心性情之德。自禮樂射御書數。錢糧甲兵獄訟。以至於人倫日用之常。雖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萬一各正。小大有定也。於此事物物上。各見得一箇

太極然後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也。異時出而從政，決不悞人之天下。國家決不自悞此身而負此生矣。此分殊所以最切於學者，幸諸君熟思之。

學論明善

王柏

愚嘗求明善二字之原，亦吾夫子之所已言，千古埋沒，未有能提示以教學者。夫子之言，門人不得而知，乃出於家庭之所紀錄，子思發之於中庸之書，而孟子得之，著於七篇之內。六經之重複，未有如此章之詳者。以聖賢傳授如此之詳，而後世反忽焉，何也？春秋之時，王室陵夷，諸侯恣橫，莫有尊王者。夫子因哀公問政，首以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告之。自是而下，反覆相因，至明善而止。明善二字，實爲學之本。聖賢教學者之要語也。既欲明善，必先求善字之義。夫善之爲義，古未有正訓也。至濂溪周子始以純粹至善爲誠之原，純者不雜之謂也，粹者無疵之謂也。程子曰：以其義理精微之極，姑以至善子之，愚是以知善者。至精至微，不雜無疵之理乎？夫子又嘗分而言之，以一陰一陽，繼之者爲善，成之者爲性。孟子合而言之，以人所受之性，而繼善未嘗離，故曰性善。曰性善則可，曰性卽是善則不可。夫子之言善，指天道流行之始。孟子之言善，言發育萬物之後。雖帝舜之所謂道心，成湯之所謂降衷，周詩之所謂秉彜，劉子之所謂天地之中，子思之所謂天命之性，皆指天付人受之後而言也。周子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卽繼之之善。程子謂動之端爲天地生物之心，邵子所謂一陽初動處，萬

物未生時。此皆端的指出善之地頭。夫子又嘗曰。元者善之長。蓋乾元者。萬物所資之始。所以爲善之長。其義尤明。此皆求一善字之義。固不可不極其明。若爲初學言之。明善卽是明理。此理至純至粹。故謂之善。今之學者。欲明乎善。其道宜如何。亦曰。精讀聖人之書。反之於身。而實有之於己。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乎身。卽所謂復其初也。今之讀書者。何必然。晨窗向白。執編而長哦者。科舉之文也。夜燈欲涸。掩卷而紬繹者。科舉之文也。書非不讀。而讀非其書。及其一第也。神疲力瘁於簿書期會之中。心飛夢繞於富貴榮華之地。嘗則不暇讀矣。爲士而讀非其書。爲吏而書不暇讀。嗚呼。善何時而明。初何時而復。天之所與我。至尊至貴。則舉而棄之。豈不可哀也哉。

中庸

王柏

朱子曰。以中庸對中和而言。則中和是體。中庸是用。以中對和而言。則中是體。和是用。以中對庸而言。則轉折來。中却是用。庸却是體。夫同此一中也。或爲體。或爲用。何爲無一定不易之義乎。蓋庸是古今常行之定理。中却是隨時權衡。合乎此理者也。以體言之。則程子所謂不偏不倚。以用言之。則呂氏所謂無過不及。朱子兼體用而言之。故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如上帝降衷之衷。民受天地之中。此是人未發之中。不偏不倚者也。如允執厥中之中。君子時中之中。此是已發之中。無過不及者。

之先。而後無過不及者。著於既發之後故也。其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固是不偏不倚者也。其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卽是無過不及矣。蓋中節二字。已代了無過不及四字。可見子思子義理之精。文字之妙。未發之中。是推無過不及之體。中節之和。是推無過不及之用。後來惟濂溪周子。見得此理精微。子思說中和。尙是對說。周子說中和。却是合說。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能事也。如此。則和便是中節之中。中節之中。便是無過不及之和。千有餘年。人所未察。不知者。未必不反疑周子差了子思之本旨矣。故程子曰。言和則中在其中。朱子亦曰。別人也不敢如此說。嘗謂周子通書。正是上接中庸。中庸是終之以誠。通書是首之以誠。通書首三章。卽是中庸末後三句。如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此章卽知天地之化育也。如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卽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如曰。德愛曰仁。以下卽立天下之大本也。妄謂太極圖。是天命之謂性以上道理。通書。是續中庸以後道理。向來與朋友論。頗疑中庸序上說二程。不說周子者。非有他也。蓋中庸書許多年埋沒。至程子方表章出來。故說其所顯之由。是以不及周子。其實通書是續中庸者。此正是聖學絕續交接處。向所謂要知統緒之正者此也。

研幾圖序

王柏

河圖出而人文開。八卦畫而易道顯。九疇錫而洪範著。書固不先於圖也。成王之傳位也。河圖在東序。

大訓在西序。參錯於天球弘璧之間。聖王之所寶可知矣。古人左圖右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浸繁。而圖學幾絕。間有因玩好模寫景物以悅目。而有關於理者固鮮。圖學之中興。非神聖不能作。非明智不能傳。洪範歷千有餘年。非箕子孰能陳之。先天圖埋沒者二千餘年。至邵子而始出。濂溪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淵源者。太極圖也。而通書次之。蓋有一圖之義。極千萬言而不能盡者。圖之妙實不在書之後也。近世夾漈鄭公。遂作圖譜略。固不足以盡天下之圖。而圖之名義。亦可概見。其論縱橫開闔。援引宏博。既富矣哉。而於理非其所尚。此爲可恨焉耳。予曩自麗澤歸。溫習舊書。有未解者。因手畫成圖。沉潛玩索。萬理悠然而輻輳。益知圖之爲可貴。而靜中之有真樂也。敍其所以貽之子姓。非敢爲他人道。吁。邵子垂沒。始以先天圖授之伯溫。未嘗不哂其過計也。先天圖卒大明於後世者。豈伯溫所能與於斯乎。烏在其爲能授也哉。

語錄

元許衡

兩物相依附。必立一箇做樁主。動也。靜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靜爲主。內外也。上下也。本末也。皆然。無物不相依附者。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是正外以正內也。今夫席不正不坐。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外面檢束。使不致不正。這是從外以及內。却有由中以正外。如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此內外交相養也。亦必相輔成德。然必以心爲主。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問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曰。從自己身上用力。克己復禮是矣。天下皆有對。惟一理無對。便是太極也。

堯知舜可禪矣。知之審矣。然不敢遽以天位授之者。諸人不能知之也。不能知之。遽授之。必不安。必反害舜。故歷試諸艱。使之主事而事治。使之主祭而百神享。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百揆時序。烈風雷雨弗迷。然後以大位與之。人不得而間也。使堯以言喻諸人。未必信也。示之以事。則不言自喻矣。毀人有過。譽人亦招過。衆座上譽一人。衆或不平。謂其不舉揚我之長而譽他人也。毀譽可不慎乎。伊洛諸君子。以其毀同道過當。而蔑視諸人。故獲罪於人。堯之授舜以位。未嘗譽之也。以行於事示之而已矣。人有寸長。喜人稱道。可以得衆。必欲責備。然後稱之。所失多矣。無求備於一人。孔子所以稱周公。與人不求備。書贊湯之德。如此。宜知毀譽之幾。

世間事。一壁靜。便能一壁動。俱動則困。隨之。且如平地行不困。沙裏行便困。是如何。只爲舉足時。所立處不穩。故也。人行事。只要一壁極靜。故動而不困。人精力要使在當用處。於不當用處用了。殊可惜也。且如人能提精力。都在拳頭上。射弓時。精力都在指爪上。精力所在。期於必中。苟能移此精力於所

當用。則聖人賢者之地爲不難也。

先儒說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子細讀之。每言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道之。忠告體也。善道之用也。雖有善爲說辭者。無忠告之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寬敬哀。其體也。體立而後用行。無此三者。則夫所行之得失。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如周子太極圖。邵子先天圖等書。皆是這箇體面。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爲本。論孟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疑。非後世牽合勉強。所可擬也。程子於論孟中。反復致意。其旨深矣。有本有文。有體有用。聖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萬世。無弊。先儒讀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天下古今。未有無陽之陰。亦未有無陰之陽。此一物各具一太極。一身還有一乾坤也。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者。是也。

龍門子

明宋 濂

周子通書四十章。本號易通。春陵子周子惇頤之所著也。自孟子沒。孔子之學不傳。千載之下。獨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於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論不亦至哉。第每篇之首。宏輒加以周子曰三言。而損其舊有篇名。失其旨矣。是書文雖高簡。

體實淵摯。誠可上繼孟氏。非餘子比也。然莫知其師傅之所自。彼妄男子謂同胡文恭公受學於鶴林壽涯師者。固爲詭誕。而云傳太極圖於穆脩。脩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搏者。亦恐知周子未盡也。其殆不階師授。超然獨覺於千古之上者歟。

試院與同列論太極

月川年譜
張信民纂

曹端

先生在試院。有同列言先有無極。而後有太極者。先生曰。只此一句。便見所見之差。流於老莊之說。如此。則於不相離之言。實不相蒙。與老子道生一而後生二。莊子道在太極之先之說。同歸於謬。豈周子之意哉。夫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無謂無形象。無聲氣。無方所。極謂至極。理之別名也。太者。大無以加之謂。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如北極者。雖無聲氣。而有形象。方所焉。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是言無極之中。而有至極之理。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同列見其發明詳細。豁然有悟。

讀書錄

薛瑄

通書與太極圖表裏。

周子通書。字字皆實。○通書一誠字括盡。

周子誠上章。誠卽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卽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卽陰靜也。純粹至善者。卽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卽動靜也。道卽太極也。繼之者善。卽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卽誠斯立焉。元亨誠之通。卽太極動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卽太極靜而陰也。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卽陰陽互根。動靜循環。而性命之源。卽陰陽動靜之理。太極是也。圖與書相表裏如此。

誠者聖人之本。專指陰陽中太極而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指太極動而生陽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指太極靜而生陰也。純粹至善。又專指太極而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卽陽動陰靜。道指太極也。繼之者善。又指陽之動。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又指陰之靜。誠斯立焉。元亨誠之通。乃太極之動也。利貞誠之復。乃太極之靜也。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易卽陰陽動靜也。性命卽陰陽中太極之理也。陰陽動靜而太極雖不離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故曰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通書與太極圖相合者如此。

誠上章。以造化言。誠下章。以人道言。

周子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慎。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

通書聖第四。朱子語類曰。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竊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太極動而生陽。乃太極之用流行者也。動前卽陰靜。而陰靜之中。乃太極之體立。豈非寂然不動者乎。

通書一書。不外乎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萬事之理。與太極圖一一相合無間。惟細翫之。可默悟其妙。

周子誠上章。誠、善、道、性、元亨利貞、命、皆太極也。

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其言簡質如此。則務爲閎衍華藻者。去道遠矣。

誠上第一。誠者。聖人之本。卽圖之太極陰陽五行之謂。誠下誠。卽圖之太極五常。卽圖之五行之性。靜無動有。卽圖之太極在陰陽也。

誠幾德第三。誠。卽圖之太極。幾。卽圖之陰陽動靜之。問仁義禮知信之德。卽圖之五行之性也。

聖第四。寂然不動之誠。卽圖之太極在靜中。感而遂通之神。卽圖之太極在動中。幾。卽圖之陰陽動靜之間也。

慎動第五。曰道曰德。卽圖之五行之性也。

道第六。聖人之道。仁義中正。卽圖之中正仁義也。

師第七。性者剛柔善惡。卽太極陰陽五行之內氣質之性也。中則本然之性也。幸第八。有恥卽圖之義也。

思第九。無思思通。幾動卽誠神幾。卽圖之太極在陰陽中。與陰陽動靜之間也。

志學第十。伊尹顏子所志所學。卽圖之太極也。

順化第十一。陽生之仁。陰成之義。卽圖之陰陽仁義也。

治第十二。仁義禮智。動靜言貌視聽。卽圖之五性。陰陽五行之事也。

禮樂第十三。禮樂。卽圖之陰陽也。

務實第十四。實勝善也。善卽圖之太極也。

愛敬第十五。其曰善。卽圖之太極。純粹至善之理也。

動靜第十六。動靜卽圖之陰陽。神卽圖之太極也。

樂上中下。第十七。十八。十九。其曰樂。卽圖之動靜也。

聖學第二十。其曰一。卽圖之太極。其曰靜虛動直。卽圖之陰陽。其曰明通公溥。卽圖之五行也。

公明第二十一。其曰公曰明。卽圖之太極誠而明也。

太極也。

顏子第二十三。顏子之樂。卽全乎圖之太極也。

師友上下。第二十四。二十五。其曰道。曰德。曰義。皆圖之太極也。

過第二十六。過者。違乎圖之太極也。

勢第二十七。勢之輕重。卽圖之陰陽迭運相勝者也。

文辭第二十八。載道之文。道卽圖之太極。因辭以明理者也。

聖蘊第二十九。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卽圖之太極。無聲無臭。而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聖人之蘊。卽圖之太極也。

精蘊第三十。精。卽圖之太極至精之理蘊。卽圖之太極至廣之業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乾乾不息之誠。卽圖之太極。於穆不已之實理也。損益動。所以求至此實理也。

家人睽无妄第三十二。曰本端。曰誠心。曰善。皆圖之太極也。睽。天地睽而其事同。同卽圖之太極也。復極无妄之太極也。

陋第三十四。曰道曰德。皆圖之太極也。文辭之陋。不本於太極者也。

擬議第三十五。至誠動變化。卽圖之太極陰陽也。

刑第三十六。春卽圖之陽。秋卽圖之陰也。

公第三十七。天地至公。卽圖之太極也。

孔子上第三十八。其曰王道。卽圖之太極。其曰王法。卽圖之太極。見於脩道之教也。

孔子下第三十九。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孔子卽圖之太極五行也。

蒙艮第四十。時中卽圖之中。艮止卽圖之主靜也。

竊嘗觀之。太極圖不過一理。陰陽五行。乾元萬物。通書亦不過明一理。陰陽五行。五性散爲萬事。故通書一字一義。皆與圖意相合。愚雖融會旁通。不能相舉其說。而大略則庶幾其萬一。

太極圖說。不過中庸之理耳。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誠。太極也。卽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其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卽中庸天命之本然也。其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卽中庸天命流行。賦於人物之性也。其曰誠者五常之本。又卽未發之中也。其曰動而和曰道。卽和之達道也。

中庸只說未發已發。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間。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幾字。古聖人已言之。至周子發明尤親切耳。

程子不言太極。其論性天道卽太極也。

誠之源。卽張子所謂性者萬物之一源。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

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卽此而在矣。

答周道通

王守仁

來書云。上蔡常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有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

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應順。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與黃勉之

王守仁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爲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爲仁。愚意則曰。性卽未發之情。情卽已發之性。仁卽未發之愛。愛卽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云云。

博愛之說。本與孟周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歟。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爲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概。若其精微奧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

答倫彥式

王守仁

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是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約齋者

王守仁

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爲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

傳習錄

王守仁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

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卻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慎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困知記

羅欽順

周子之言性，有自其本而言者，誠源誠立，純粹至善是也。有據其末而言者，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也。然通書首章之言，渾淪精密，讀者或有所未察。遂疑周子專以剛柔善惡言性，其亦疎矣。太極陰陽之妙，善觀者試求之一歲之內，自當了然。一日之內，亦可觀。然太近而難詳也。一元之內，亦可觀。然太遠而難驗也。要之近而一日，遠而一元，其盈虛消長，相爲循環之理，卽一歲而推之，無有不合。易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蓋明指其端矣。苟明乎此，其於酬酢世變，又豈待於外求也哉。

通書四十章。義精詞確。其爲周子手筆無疑。至如五殊二實。一實萬分數語。反覆推明造化之妙。水未兼盡。然語意渾然。卽氣卽理。絕無罅縫。深有合乎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旨。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詩乃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真也。今先據佛家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旣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指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者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天地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不足深辯。所當辯者三字爾。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卽萬法爾。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爲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爲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耳。余於前記嘗有一說。正爲此等處。請復詳之。所謂天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此言殊未敢易。誠以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能靜。靜而能

動者也。以此分明見得是二物，不可混而爲一，故繫辭傳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而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由其實不同，故其名不得不異。不然，聖人何用兩言之哉？然其體則同一陰陽，所以難於領會也。佛氏初不識陰陽爲何物，固無由知所謂道，所謂神，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爲空寂，推其用而徧於陰界入，則以爲神通，所謂有物者此爾。以此爲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真，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辯乎？然人心之神，卽陰陽不測之神，初無二致，但神之在陰陽者，則萬古如一。在人心者，則與生死相爲存亡，所謂理一而分殊也。佛氏不足以及此矣。吾黨之士，盍相與精察之。陽動陰靜，其大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處觀之，靜亦動也，自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此可爲知者道爾。近世言太極者，皆不出漢儒函三爲一之見。函字與生字意義大相遠，若非真見太極之本體，難乎與之論是非矣。

五行之質根於地，而其氣則運於天，根於地者，隨用而不窮，運於天者，參錯以成化，此理之可推者也。七政之齊，書於舜典，五辰之撫，著在臯謨，孟子亦有天時之說，其來遠矣。窮其本末，不出乎陰陽兩端。夫有氣斯有神，有象斯有數，變化紛紜，胡可勝紀。然太極之妙，無乎不在，其流爲讖緯術數之學者，良由昧於至理，而溺於偏見耳。高明之士，固宜知所決擇，如洪範五行傳之類，牽合附會，誠無足取，或乃并與其所當信者而不之信，至欲一例破除，將無矯枉過正已乎。

周子全書卷十三

進呈本太極圖說通書發明三

諸儒三

語錄

明薛敬之

某看太極圖。雖說理。亦不曾離了氣。先儒解太極二字最好。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象數未形一句。說了理。形器已具一句。卻是說了氣。恁看理氣何曾斷隔了。

跋太極圖定性書西銘論仁體四篇後

羅洪先

無聲無臭而萬物生。上天之載也。天命爲性。萬物同此出焉。無極者。言乎其本也。無欲者。言乎其功也。無欲。則渾然與物同體。夫是之謂仁。仁也者。言乎其復也。仁存。則人極立。順事畢。夫是之謂合德。濂溪之言至矣。橫渠見其大者也。誠敬存之。未嘗致纖毫之力。則性定而內外忘。明道所以發其蘊也。

寐言

羅洪先

天高地下。日東月西。山起有原。水歸有委。春近必雷。秋近必風。自然之體也。茲伏羲之圖乎。非也。自震而離而兌而乾。陽之浸也。自巽而坎而艮而坤。陰之浸也。其在陰陽動靜之交乎。觀日以亥子。觀月以

晦朔觀歲以冬至。先天不可圖也。圖其一陰一陽者觀之。周子於太極也亦若是。

答門人問

羅洪先

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脈絡。其自注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箇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觀周子爭死囚。卽欲去位。趙清獻無少納交。臥疾敝篋無錢。行部深入感疾。未嘗有分毫不盡處。此是真能主靜者。蓋樂則行。憂則違。或爲季桓子之仕。或爲臠肉之去。孔門相傳脈絡。至周子始相續也。若言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狼狽之弊。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卽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

書萬曰忠扇

羅洪先

寂然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言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言有而未嘗有也。三言皆狀心也。常有而不使其雜於有。是謂研幾。真能不雜於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是

知幾之神，謂幾爲一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

答雙江公

羅洪先

周子曰：幾者動之微，此千聖之命脈。至此始盡露其旨，無二幾也。萬動俱微，是謂知幾。稍涉於動，便是失幾。兢兢業業，喫緊在此，此幾謂之爲一，亦可謂之爲萬，亦可。蓋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佛家已識此件。若訓爲萬務，不見執中的意思。在衆人視之爲萬務，在聖人視之爲萬幾。微與不微，所由辨也。六經指工夫有要緊處，至於提掇語，却又無二。無有精粗，除卻執中，更無兢兢業業。以兢兢業業與行所無事，作二義看，似尙可論。來論謂兢兢業業蓋有所在，不知更何在也。

跋通書聖學章後

羅洪先

右濂溪先生聖學章，以無欲爲千古入聖指要。易通始之以誠，則曰誠則無事。又曰誠無爲，終之以良，則曰良非爲也，爲不止也。夫自堯舜相傳，精一之祕，莫不由兢兢業業以得之。孔門格致戒慎，其功若不一而足也。今曰無事無爲，不已悖乎？曰不然，無欲者，至近而遠，至約而盡，至易而甚難者也。明道得之濂溪，重其言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夫有所向者，欲也，所以必向是者，有以爲之主也。夫意之所向，隨感易動，日用動靜，何往非意。於此辨別，使意無所向，自感自應，則心體泰然，他無干涉。靜虛動直，由此而得，其於用力，不已切乎？是無事者，乃所謂必有事而無爲者。乃其至剛者也。白湖君志於

聖學不以某之不肖而數數下問。愧未有得也。姑述其所聞於師友者。書以相質。倘無疑於是。當詳爲說以申之。

語錄

楊起元

一友問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爲學必須如此漸進。何如。曰。能信自己是眞士。則聖天在我。又一友問曰。何爲眞士。曰。識士心。識眞士矣。何謂聖天。曰。識心。識聖天矣。

語錄

周汝登

問周子太極圖。只是形容得天地間大道理否。曰。是繪吾身心影像。昔真西山於圖有契。乃曰。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也。乾元自有乾元。今知吾身卽乾元矣。然看太極圖者。有西山之悟入。方可不然。如對鏡見影。卻問這箇是誰。

語錄

顧憲成

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當時二程先生親受學於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侍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於先師之廟。乾道間。大學魏掞之請祀二程於學。並不及元公。則知元公者益鮮矣。至於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說。出自老子。訟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并詆通書穿鑿害道。可謂斯文之一厄也。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辯正。又特爲表章以行於世。而周子之道。煥然復明。且令來者有

所持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脈。其功大矣。

慈湖曰。濂溪云。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說。穿鑿爲甚。愚竊以爲更有甚焉。文王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元亨利貞之異說。是穿鑿之宗也。庖犧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乾坤坎離震艮巽兌之異說。是穿鑿之祖也。此之不問。而獨於濂溪乎求多。何也。慈湖之學。以不起意爲宗。試看此等處。有意乎。無意乎。皆在慈湖獨知之中。非吾所能懸度矣。慈湖又曰。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卽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卽道思之卽無思也。審如是。慈湖之必取乎不起意。何也。

散言

王悟

志伊尹之所志。始於一介。學顏子之所學。本於如愚。

勢重不可反論

諸變

天下之勢。不可偏也。矯其偏。歸諸其所不偏。而天下治矣。人君之所以馭天下者。勢也。而天下之所以羣然歸我。而不可一日解者。亦勢也。而可使之有偏哉。勢而至於有偏。則偏者重。偏者重。則吾之所以自居者輕。而其流之弊。必至於重者益重。無復可以致其矯偏反正之功。而天下之治。於是乎有卒不

可得而平者矣。天下之治至於卒不可平，則君胡以爲君，國胡以爲國，而天下竟何如耶？故不待其偏而亟反之，則所以撥亂之權在我，而無彼重此輕之患矣。天下之歸往我者，旣皆攝服委順，不敢有所攜貳於其間，而吾之所以措諸天下者，亦得以正大公平，精明純一，而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皆有以盡吾大順大化之實，而無復偏而不舉之虞矣。勢乎勢乎，其可不先其幾而亟反之乎？吾嘗竊推周子之說，以原天下之勢矣。天地之所以位者，勢也。日月之所以明者，勢也。江海之所以流者，勢也。古今之所以因革損益者，勢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相安而不可亂者，亦勢也。中國之所以禮樂衣冠，而夷狄之所以不敢猾我中國者，亦勢也。故名者，勢之守也。分者，勢之位也。政者，勢之出也。而人君者，勢之原也。勢之所在，其可使之有偏耶？故天地而勢偏，則易位。日月而勢偏，則錯行。江海而勢偏，則逆流。因革損益之勢偏，則朴則鬼則散。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勢偏，則相乘。中國夷狄之勢偏，則疆場不守。勢之所在，其可使之有偏耶？昔者聖人有見於此，故作爲春秋，以教萬世。而春秋者，天下之勢書也。吾觀其懼五伯之勢，偏於五伯而不可反也。而書北杏，書於幽，懼東周之勢，偏於諸侯而不可反也。而書王人子突，書天王狩於河陽，懼諸侯之勢，又偏於秦，於楚，於吳，於越，而不可反也。而人秦，人楚，人吳，而貶於越，懼嫡庶之分，偏於妾而不可反也。而書昭惠公仲子，昭僖公成風，懼禮樂兵車田賦之勢，偏於僭於紊，於瀆而不可反也。而書初獻六羽，初作邱甲，初稅畝，大夫宗婦觀用幣。

其所以見諸行事而深切著明。撥亂世而反之正者。無非所以明天下之勢而已。顧勢之有天下。其所以流行圓轉。而囿民物於不識不知之中者。固未嘗一有所偏私。而其所以致夫反正之功。而圖謀於欲重未重之際者。其術固在於行之果決。而先有以見夫天下之幾也。故反亟則易。易則不偏。而天下之治猶有可望者。反緩則難。難則偏者終於偏。而天下之治無及矣。易曰。雷出地上。豫。夫雷之出也。奮迅激烈。以先天下而後涸陰。沍寒之勢。有可反者。然則有志於反天下之勢者。其可迂徐優緩。以失事機之會耶。吾嘗由百世之下。而等百世之上矣。漢之爲患。孰有過於外戚者乎。高帝之世。不任祿產。不寵行成以下十五人。則外戚之重者反矣。惟其一任祿產。寵行成以下十五人。而不知反也。而遂至於不敢言及外戚者。以終其身。唐之爲患。孰有過於藩鎮宦官者乎。德宗之世。不授田悅節鉞。不立南北司。則藩鎮宦官之重者反矣。惟其一授田悅節鉞。一立南北司。而不知反也。遂至於不敢言及藩鎮宦官者。以終其身。宋之爲患。孰有過於遼金元者乎。宣和不遣使成金以伐遼。開禧不遣使成元以伐金。則遼金元之勢反矣。惟其必於遣使而不知反也。遂至於不敢言及遼金元者。以終其身。則亟之爲道。誠撥亂反正之大綱。而不可須臾違者矣。苟爲不然。以爲今日姑且如此。而徐徐以必諸他日。將見下堂不已。必至不朝不朝不已。必至交質。交質不已。必至中肩。而雖有明哲之君。賢知之佐。亦不能爲之謀者矣。衰周之迹。萬世之鑑也。而君人者。顧可不推其一端。以爲永鑑哉。故周子立言。不決其勢之自

輕自重於天。而必曰人也何尤也。抑周子之爲通書。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藝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而其所以康濟之方。經綸之迹。亦未嘗不寓乎四十年之中也。故自其反勢者而推。則志伊學顏之說。所以反天下之士習。輪轅虛飾之喻。所以反天下之好文。我正果行。所以反天下之蒙。優柔平中。所以反天下之淫。而其深切著明。則一本春秋之旨也。後之人君。誠得此書而究心焉。則非惟道德性命。吾可無愧於皇極之君。而極深研幾。亦可以坐照天下之勢矣。

與譚生大禮等兩會

曹于汴

夫靜者。萬化之根也。終日視而目常靜。終日言而口常靜。乾行不息而天常靜。酬酢萬變而心常靜。是卽中庸所謂中。孔子所以無意必固我。孟子所以不動心。率是物也。周子得之。故曰聖人主靜。靜之一語。豈帝落脚工夫。究竟當不越此。延平白沙所謂靜中。則以時言。非靜根之靜也。然所謂觀未發氣象者。亦謂中之體靜。本無喜怒。本無哀樂。故雖終日喜怒哀樂。而不以我。是謂動不離靜。和不離中。則未發已發。豈二氣象哉。所謂養出端倪者。亦謂收攝精神。靜根萌見。乃可以披露全體。還大始。顧端倪全體。自非兩截也。

會語

高攀龍

有友問太極。先生曰。太極者。據易而言。天地間莫非易。易有太極。非易之外。別有所謂太極也。且以吾

身觀之。吾身是易。當下寂然。無些子聲臭。卽是太極。周子云寂然不動者誠也。誠卽太極也。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程子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可見程子之主一。自周子來。無適。卽周子之無欲也。有爲者譬若掘井。先生曰。註中說及泉云。仁如堯。孝如舜。學如孔子。此是詣極的及泉。然入門便有入門的及泉。不得入門之泉。終無詣極之泉。周子言誠者聖人之本。卽泉也。吾輩當下一念反觀。沖漠無朕。便是原泉。九仞特爲不及泉者言。掘井一仞而及泉。不可謂之棄井也。

語錄

金鉉

周子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余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靜而無靜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動而無動也。然則戒慎恐懼也。信謹也。其皆神之所爲乎。其卽所謂天理乎。

周子曰。誠無爲。無爲之體。卽性體也。所謂至善也。夫心之本體卽是性。無聲無臭。而仁義禮智具備焉。孟氏所謂本心是也。情者。性之發。心之用也。性既具乎仁義禮智。靜亦定。動亦定。定性者。循天理而已。靜中湛然無一物。此天理之體也。纔有所感於物。自然應之各當其分。此天理發之爲用者也。無間動靜。舉不以有我之私問焉。何不定之有。大學曰。知止。知此也。中庸曰。明善。明此也。論語曰。求仁。求此也。無處非性。故無處非天。無處非天。故無處非理。會得此。一以貫之。

語錄

陳龍正

惟聖希天。其詣近矣。念與天依。則自作士時已然。一息忘天。何以爲學。盡我當然。是爲合天自然。止者心之常。艮背亦止。行庭亦止。靜者太極之常。生陰亦靜。生陽亦靜。主靜者。艮止之義乎。心合於艮。之謂太極矣。

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狗欲之謂狂。用力寡之。斯寡矣。其治本在敬。不用力寡之。則必至於狗矣。其病本在怠。

無欲者。樂之原。有事者。樂之實。無求於世。亦復無事焉。其逍遙而已乎。自志學至於從心。日新月進。不知將老。何樂如之。去嗜慾。致吾知。力吾行。日異月不同。夫孰得而禦之。孔顏之樂。蓋在斯也。求之曲肱。瓢飲。可遂得其實事耶。無欲則無係。有事故有得。

孔子不言無極。自是不必言。明言形而上矣。太極旣形而上。非無極而何。後來空寂之門益盛。俗儒漸淪太極爲渣滓。元公不得已。又言太極本無極。時然也。止申明形而上三字。見太極與辰極之極不同。辰極目見。太極心見。

無欲則靜虛動直論

吳曰慎

去其所以害夫理者。而心之體用。乃始得其本然。夫人之有心也。理無不備。當其外物未交。思爲未作。而體立焉。及其施於應接。發於言動。而用行焉。若此者。聖人與衆人。未嘗不同也。然而衆人之與聖人。

殊者。則以無事之時。不免私意膠固。昏昧相乘。有事之際。又以曲意經營。小智穿鑿。始與聖人之體用。霄壤判矣。惟聖人之心。全體太極。一靜一動。莫非誠復誠通之本然。故周子示人希聖之方。其要在於一誠無欲。而以靜虛動直申言之。其旨深矣。蓋人有耳目口鼻之形。而日資乎聲色臭味之養。從其小體。則私欲生焉。有喜怒哀樂之情。而日行乎得失從違之境。倚於一偏。則人欲肆矣。惟有欲。則雖無一事。亦若有紛擾窒塞於胸中。凡所云爲。不勝其艱難險阻之情狀。而其體用之本然者。果安在哉。聖人理無不誠。而心自一。故其靜也。無毫髮之欲。以汨於中。如雲霧收而晴空浩蕩。風波息而止水淵涵。何其虛也。其動也。無幾微之私。以撓於外。如乾之至健。以易知而無難。坤之至順。以簡能而不作。何其直也。然靜虛所以立動直之體。則爲天下之大本。與異端虛無寂滅者異矣。動直所以行靜虛之用。則爲天下之達道。與愚俗徑情直遂者異矣。使非無欲。何以臻此。蓋無欲者。太極之本然也。靜而虛者。陰也。具乎太極之體也。動而直者。陽也。行乎太極之用也。至於明通公溥。則金水木火之屬。而太極無所不在也。然學者未能遽至無欲。道將何從。朱子釋君子修之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斯言也。啓濂溪之塗轍。示下學之階梯。由是升堂。漸造聖域。敬之爲用大矣哉。朱子繼往開來之功。其亦不可泯也夫。

約言錄

國朝魏裔介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物物而與之以誠也。故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彼釋氏者。焉得以無字厚誣天地哉。

由太極生陰陽。陰陽外別無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總一太極。形上不離形下。道與器。豈得岐而二之。

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發也。德者。性之聚也。道者。性之率也。神者。性之極也。性情道德。儒者類言之矣。而往往遺神。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陰陽不測之謂神。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之爲用大矣哉。

昔人作書者。雖命名無非精義。卽如性理一書。天地鬼神。帝王賢聖。修身治世。格物窮理。無一不備。然莫非性理之體用也。舍此不務。而佛老莊列之務耽。以爲是奇書也。果奇於吾儒之書哉。奇者。無對之稱也。至一之謂也。太極之理也。性之外無理矣。

南牖曰箋云。聖人無欲。賢者窒欲。衆人縱欲。聖人知命。賢者俟命。衆人不受命。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道德。心經。俱從此發出。蓋二氏之學。其初皆從聖學分支派而出。特不若聖學之大。中正而漸遠。漸失耳。故吾謂義易之外。六合內外。決無學問。

周邵程張朱之書。高閣久矣。余幼曾觀之。味如嚼蠟。今日讀之。字字皆性命之奧。孔孟之蘊也。世人不

讀此等書，眞爲虛過一生。

與魏環溪論學書

魏裔介

據佛氏之論，識與明爲二。儒則明與識非有二也。論語云：默而識之，多見而識之。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聖學重在默識，未有以識爲害性而去之者。識卽知也，知卽性也。識可去，知可去乎？知可去，性可去乎？佛氏之言，有不可強同於儒者。此之謂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中庸謂天下之達道。又云：率性之謂道。謂此爲道之入門，則何處更有道之堂室乎？好念頭著不得，不好念頭著不得，此語論性，似是而實非也。孟子論性，以爲仁之端，義之端，禮之端，智之端，謂裏邊有他，然後發生出來。譬若稻種，生出來，方是稻。菽種，生出來，方是菽。若裏邊無他，彼糠粃豈能生乎？凡以無言性者，皆以性爲糠粃者也。謂人性不容一物，似近於未發之說，而不知從天命以求之耳。蓋物終無可去之時，性亦終無可離之理。戒慎恐懼之中，卽有無聲無臭之體。此所謂腳踏實地，寡欲養心，復性聖賢相傳之要也。若以無爲宗，以解脫爲了當，未有不流於放逸，入於荊榛者。其粘滯糾纏，牢不可解，安得見天然樂趣於語言文字哉？夫道之憤憤也，久矣。自隆萬以來，學者所謂大儒，多中此病。其差在以佛附儒，而不辨於毫釐之間也。今夏兵部韓聖秋，以論學的旨，求僕參證。其見解已到精微，但微有牽合處。余盡爲去之，正謂此毫釐之間，是千古聖凡異同分界處，不可不察也。夫去識解脫，皆佛門妙義，以之誘進凡俗，不啻熱鬧

場中灑以清心甘露。然以論聖人之學。則有閒矣。孔孟之學。至周濂溪先生而大明。何嘗不解脫。而非佛氏之解脫也。先生腳踏實地。認性善爲初體。可謂知之明而守之篤矣。晉卿固有志於道者也。特其所入。未免有降禹以來儒而溺於佛者之言。然一反求焉。易耳。

與白方玉書

魏裔介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背者。止而不動之義。非不動也。一身之耳目手足。動而不隨之俱動也。故不獲其身。不獲者。不有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亦止也。雖人日接於吾前。而吾艮背者。未嘗淪焉。故曰不見。昔者夫子嘗以此道告顏子矣。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不遠復。故夫子稱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也。非謂三月之後而違之也。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常。其道光明。古聖賢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此也。聖賢傳心之法。盡於中庸首章。戒慎恐懼。是其喫緊爲人處。夫戒慎恐懼。是謂擇善。是謂固執。形著動變。以底於化。則謂之至誠。道至於至誠而神矣。故曰如神。又曰鬼神之神。誠之不可掩。誠與鬼神。豈有二哉。爲道而至於至誠。則固已陰陽不測矣。孟子之學。雖曰養氣。其要實在持志。其示人曰。求放心。曰寡欲。皆性命之宗旨也。按讀此。見周子通書。直接庸孟。

學言

湯斌

周子得孔孟之傳。其說太極圖也。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此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旨也。而論者以爲易流於禪。竊謂不然。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者。天之心也。性者。天之理也。天理非可以動靜言。而主靜亦不可以時位論。泥主靜之說而不得其義。固易流於禪。若昧主靜之意。而徒事于標末補綴。則隱微多疚。人品僞而事功無本。此鄉愿之僞學。孔孟之所深拒也。程子曰：天理二字。吾體驗而得之。又曰：學者敬以直內爲本。朱子曰：靜者。性之真也。涵養中體出端倪。則一一皆爲己物。豫章延平。師友相傳。皆是此意。其曰窮理者。亦窮天所與我之理也。故可以盡性而至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其功也。後人失其精意。遂至沉溺訓詁。泛濫名物。幾於支離而無本。王守仁致良知之教。返本歸原。正以救末學之流弊。然或語上而遺下。偏重而失中。門人以虛見承襲。不知所以致之之方。至王畿四無之說出。益洗洋恣肆。失其宗旨。其流弊有甚焉者。故羅洪先有世間無現成良知之說。而顧憲成高攀龍亦主性善之論。夫儒者於極重難返之際。深憂大懼。不得已補偏救弊。固吾道之所賴以存。學者先識孔孟之真。身體而力行之。久之徐有見焉。未嘗不殊塗同歸。如顏曾爲大宗。而由賜師商。各得聖人之一體。若學力不實。此心無主。徒從語言文字之末。妄分畛域。根柢未立。枝葉皆僞。其所爲不越功利詞章之習。而欲收廓清寧一之功。恐言愈多。而道愈晦。聖賢心傳。不見於天下後世也。願學者捐成心。去故智。法古人爲學之誠。而得其用心之

所在。由濂洛關閩。以達於孔孟。則姚江、梁溪。皆可融會貫通而無疑矣。

閔詹先生太極河洛洪範諸解疑

陸隴其

節齋蔡氏云。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其理已具。自陰陽既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此一條。雖載性理。然似未融。蓋陰陽無始。恐說不得未生既生。體用可以分先後。陰陽不可以分先後也。

謂中卽夏至一陰始生之火。正卽冬至一陽始生之水。二物始生。其體最靜。卽繫辭傳所說乾坤各有動靜。乾以靜專故動直。坤以靜翕故動闢。乾坤專翕之理。於二至之候見之。故周子主靜之意。不但謂中仁是動正義是靜。愚意繫辭乾坤動靜。似以對待者言。以對待言。則乾之內。自具一動靜。便自具一中正仁義。坤之內。亦自具一動靜。便亦自具一中正仁義。故上經乾坤二卦。皆有元亨利貞之文。若以流行者言。則乾動坤靜。中仁。乾也。正義。坤也。又安得謂各自有動靜。必欲云各有動靜。亦只當以正義爲乾之靜。中仁爲坤之靜。若二至是陰陽初動之候。其動雖微。不可謂非動。以中正爲靜。仁義爲動。恐有未安。

朱子總論曰。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斯說似無可疑。蓋以中正仁義配五行言之。則中仁屬木火。爲陽動時。卽論其始生之序。火本屬陰。然生之者微。成之者盛。圖固以

火爲陽盛而居左矣。中不得爲未發之中可知。若以夏至之一陰言之。此止可謂陰根陽耳。亦不得謂之未發。至圖說言中正仁義。本注言仁義中正。雖有始生運行之分。而中之屬陽動。則固圖之本意也。

讀正蒙太虛條

陸隴其

正蒙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謂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此二句。就人上說。本只是一個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九峯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卽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卽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卽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卽人心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以朱子九峯之言觀之。則知張子此四語。備一篇太極圖說之意。由太虛有天之名。是指太極之不雜乎陰陽者言之。所謂一故神也。由氣化有道之名。是指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者言之。所謂兩故化也。下二句。則是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以下之事。橫渠此條之意。本極精密。近思錄不載者。豈以其變太極爲太虛。恐滋學者之惑歟。蓋程子嘗言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朱子亦嘗言正蒙說道理處。如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愚按張子非不知理氣之辨者。程子朱子亦非病張子不知理氣之辨也。

特以其言似止說氣。辭未達意耳。觀其論虛空卽氣云。不可謂虛能生氣。亦不可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蓋惟恐人以虛空爲道而深破其說。謂虛皆是質。雖若以氣言而理在其中也。但濂溪分氣爲二。曰動曰靜。而太極在其中。不離乎動靜。亦不雜乎動靜。橫渠分氣爲二。曰虛曰氣。而以太虛爲不雜之太極。太和爲不離之太極。所以朱子謂其落在一邊。辭不達意。以此故耳。語類載此條。謂其議論極精密。又謂其有未瑩處。此固不足爲橫渠病。若夫所謂氣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朱子謂其流乃是箇大輪迴。此則與程朱不可合者也。

讀元史五行志

陸隴其

元史五行志。謂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陰陽一太極耳。人之生也。全付畀之。具爲五性。著爲五事。修之則吉。不修則凶。箕子因之以作九疇。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班固以來。采爲五行志。又不考求向之論著。本於伏生。生之大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王極。後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乃執其類而求之。惑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王安石之說。亦過也。按此引伏生大傳之言。可見六沴有應有不應。由於王極之建不建。其義至精。國語伯陽父論三川震。亦以周德若二代之季。知其必亡。蓋古來無不應之災異。亦無必應之災異。視其極之建不建。德之修不修而已。濂溪所謂君

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與伏生之言，若合符節，論五行者，蔑以加矣。

榕村講授劄記

李光地

朱子釋太極云：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其訓皇極，則曰：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二者意實相貫，蓋凡物樞紐，便是至極無以復加之處，又凡草木果實，皆與其種相似，以之爲根柢者，乃其所以標而準之者也。抑嘗論之，天地之間，無一不相肖似者，言乎其氣之行，則一呼吸似晝夜也，一晝夜似明晦也，一望晦似春秋也，言乎其精之聚，則萬物營魄似水火也，水火似日月也，日月似天地也，輟動喘息，華實珠璣，莫不有所類焉，莫不有所像焉，雖然，此皆貌陰肖陽，本乎儀象而成者也。兩儀之爲儀，四象之爲象，亦取儀表法象，爲萬物取則之名，與極字同義。非所謂極也。極也者，純粹以精之理，至真而無妄，至善而無惡，其爲物也不二，其爲道

也不息，此之謂天地之性，而萬物得之，亦各一其性，有若根而氏之，標而準之者然，比之兩儀四象，則渾然一理，爲之主張綱維，至極而無所加於其上，故曰太極也。太極之體，一而已矣，乾得之則爲易，坤得之則爲簡，吾道一以貫之，則聖人之所以爲易簡也。易簡盡天下之理，故能成位乎中，而與天地配，所謂聖人者也。聖人在上，百寮師師，遠近罔敢不壹於正，此之謂皇極，是故皇極者，萬民之所象而效也。太極者，萬物之所肖而生也。皇極有位，故曰皇建，其有極，太極無形，故曰無極，而太極也。然則周子圖說，太極之名本於易，人極之名本於範，太極皇極，其理至周子而始明，其義至朱子而始當也。

圖首之以太極。太極者，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也。粲然萬分，而不見其不足也。是故圖以圓象之，所以目其渾淪一理之妙也。其次爲陰陽。陰陽動靜，互爲其根。神之所以不測也。其所以陰陽動靜一本於極道之所以不貳也。圖之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而陰陽之中，共函太極，以此也。又其次爲五行。圖之五行，交系乎上，猶之陰陽之互爲其根也。通書云：永陰根陽。火陽根陰。其總會于一，猶之陰陽之中函太極也。通書云：

五行陰陽
陰陽太極

又其次爲萬物。萬物之極，所以兩之者，蓋人自生於父母以後，而離本也愈遠，其視天地也，

邈乎其不相屬。故周子分別男女萬物言之，以爲所以受之於父母者，與天地同，自天地而生，此也。自父母而生，亦此也。人之生於天地父母，通乎一理，其全受而歸之天地父母也，同乎一道。嗚呼！此卽西銘之指之根本也。惟時正學方興，羣賢授受，不約而合，關濂之間，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而其義之精且至者，泯然同歸，有若此。西銘恰似圖說第二篇也。

朱子發明圖說，最有功於道學之傳，是性之一字，蓋太極卽天地之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則萬物之統體一太極，而各具一太極，可見矣。太極生陰陽，雖無彼此先後之可言，然性是生物之本，氣是生物之具，有性而後有氣，有氣而性乘焉，其所憑依，乃所自爲，故大傳有形上形下之目，而朱子謂先有理而後有氣，皆古今不易之至論也。且不特上下之言，出於大傳，其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卽周子圖說之所祖述，而朱子先後之指，易旣言之矣。近世儒者，深疑理

氣之無先後。遂有顯議朱子。上及濂溪者。其病皆由於指氣爲理。以爲理不離乎氣爾。有謂朱子圖解。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本體二字。不如以全體易之。此正是指氣爲理也。其所謂天地之性。超然而不雜者。蓋未之見。然則雖日譚此理之妙。不猶捕風繫景之虛。而無歸乎。且夫上下先後。豈若天高地下之有定位。陰陽寒暑之有恆時耶。欲分別理氣精粗本末。不得不如此立說。而實則無彼此也。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圖解極其詳明。直不察爾。

圖解所謂生之序。行之序者。當善觀之。愚意謂當云。推其所由生。則水木陽也。火金陰也。指其所自盛。則木火陽也。金水陰也。質具於地。與氣行於天者。皆然。近見張長史之說。與愚意合。今以其說具左。以其質之所成而言。則木陽稚。火陽盛。金陰稚。水陰盛。猶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也。以其氣之所生而言。則水陽稚。木陽盛。火陰稚。金陰盛。猶子丑寅卯辰巳月爲陽。午未申酉戌亥月爲陰也。以質言者。是所謂陽動陰靜也。以氣言者。是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也。○易以元亨屬陽。利貞屬陰。故圖以木火屬陽。金水屬陰。春定是陽。秋定是陰。冬屬陰。亦可屬陽。夏屬陽。亦可屬陰。

太極圖。譬之一樹。太極猶種也。陰陽如根幹。五行如枝葉。其所生之人物。則果實也。種中便含根幹枝葉。今蓮子松子中。有么荷松葉者是也。至成實之時。則又是復成一種。雖千萬果實。無不與種相肖者。圖至下兩節。便與最上太極無二。是則人之生。固渾然一天地也。渾然一太極之理。從此又自生出功。

用在衆人則含靈發智。五性感而萬事生。是衆人之太極陰陽五行萬物也。在聖人則立極主靜。以中正仁義而定天下之感。是聖人之太極陰陽五行萬物也。與天地合德。太極也。與日月合明。陰陽也。與四時合序。義也。與鬼神合其吉凶。男女善惡也。或曰。與天地合德。仁也。與日月合明。禮也。與四時合序。義也。與鬼神合其吉凶。智也。正如果實成熟之後。又可以自爲種而發生不窮。此人所以爲天地之子。繼志述事。混然中處。而三極之道。並行於天地之間也。

諸儒言有無對之靜。超乎動靜之外者。皆非周子之意。惟朱子圖解得之。主靜之靜。卽動靜之靜也。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靜者常爲主焉。如義與智。豈無動。然止是纔交義智。便截然而止。澁然無事。故董子謂陰之位。在秋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正與此意相合。且如通書所言。圖說之演釋義疏也。其言靜無動有。寂感誠神。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皆是動靜對言。絕無所謂無對之靜者。且其所謂主靜之意。惟於末章蒙艮而後見之。其所謂無欲之指。則於聖學一章見之。聖學章言無欲則靜虛而動直。不專言靜。豈眞復有無對之靜哉。蓋言無欲則靜虛。靜虛則動直。是靜乃動之本。而無欲則靜之本也。明道答橫渠書。伊川易傳。皆是此意。伊川釋艮卦。謂艮其背者。止於所不見。然止之而能止者。由止之各於其所也。止之不各於其所。則無可止之道。明道答橫渠問定性。謂絕物以求定。則愈益其憧憧而不自知。惟去其自私用智之心。則大公而順應。靜亦定而動亦定矣。張長史監試無欲故靜論中。言人知靜故無欲。而不知夫無欲故靜也。知靜故無欲。則必專其功於靜。專

其功於靜者。釋老之學也。無欲故靜。則必如聖門所謂戒謹恐懼。以完其未發之中者而後可。吾儒之學也。此論極其精切。自中庸首章。艮卦彖辭。及圖說定性書。皆當以此意求之。則庶乎其不謬於聖賢之指矣。

伊川是恐人求靜於靜。故艮象如此立說。橫渠恐累於外物。亦有偏靜之意。故明道書中云云。

周子全書卷十四

進呈本太極圖說通書發明四

讀書說

胡承諾

異端之家無者必欲言其有。有者必欲言其無。吾儒之書有無皆實理也。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卽理也。理之所在不可以形器言。不可以方隅言。故曰無極。非若二氏之家。并此理亦言無也。先儒謂萬善所以生萬事所以定。莫非此理流行爲之根柢。爲之樞紐。在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在人爲仁義。人有此身。一日之間無一日不有仁義流行。所謂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而仁義又相資爲用。所云互爲其根也。仁者萬物所資以爲生。義者萬物所待以成用。此太極之理。著見於人身者。若只從氣化言。猶於人無益也。惟步步著實人。然後能盡仁義之事。而立仁義之極。故周子又以誠明之。

釋志

胡承諾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河圖洛書錯綜陰陽者也。故論道者本焉。書之典禮。詩之治亂。亦道所聚也。陰陽五行之理。自一而兩。自兩而五。自五而萬。皆有生之者。有成之者。陽之所生。陰以成之。陰之所生。陽以成之。春夏所生之物。至秋冬而後成。秋冬所生之物。至春夏而後成。無一物不備四時之氣者。其不

備者。皆偏至之氣。非中和之氣。君子不資以養生。不象以立德也。故曰。易之陰陽。道所從出也。五行有生之序。有行之序。洪範所云。生之序也。月令所云。行之序也。洪範之序。二氣交感而相生。月令之序。形質相續而爲生。五行皆天地所生。或同時並生。或先後殊時。皆未可知。但既生之後。循其天一地二之數。若有序焉。至於四時。則以司權爲先後。如周禮六卿。以所職爲序。非官次有尊卑也。此自然秩序。非人造也。惟天道交合二氣而生。人事錯綜天道而成。故聖人制爲典禮。上下相臨而治。貴賤同等。不可治也。昭穆之位。祖孫可同。父子雖近。不可同也。天道卽樂也。人事卽禮也。樂非禮不節。禮非樂不和。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洽。第明五常爲人性。而無五禮爲持循。如陰陽之氣。流行天地間。無日月星辰之次舍。草木鳥獸之生長收藏。何以知爲春夏秋冬也。故曰。書之典禮。道所聚也。二五之精。動盪不息。參差不齊。值其正者。則日月光華。風雨時若。草木暢茂。鳥獸繁毓。而降福穰穰矣。此時君相之澤。率而由之。無不寡過。卽民間謠俗。亦可互相砥礪。得性情所安。值其偏者。則天文失度。地大震裂。月眇日食。晝晦宵光。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水泉沸騰。陵谷易處。普天之下。而一夫之微。至於蹙蹙靡騁。詩人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亦何世無之。道在天地間。不能自爲動靜。一動一靜。皆乘乎氣機者也。雖乘乎氣機。而能主宰氣機。不似人與物皆隨氣機轉也。故曰。詩之治亂。道所聚也。其在人也。仁義之心。倫常之事。人之所以相生相養者。既曰生之。何由戕之。既曰鞠之。何由棄之。故道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不以易

地而有加損不欲奪人之生。斬人之養也。盡性者盡倫常之事。仁義之心而無餘也。育德者育仁義之心。倫常之事而不害也。泛而言道。似乎冲漠散殊。莫得其朕。以五常表其形質。以五官受其栖泊。則道固在人身。不獨在聖賢之身。且在吾身也。其在物也。形氣偏者。亦可驗道之全。形氣微者。亦可觀道之大。如布算之家。百千萬億。或分或合。無不可會。有不合者。即是差錯。道亦如是。千塗萬轍。無不相合。有不合者。卽非道也。因所合以察不合。則所察甚精。因不合以證所合。則所合不妄。至於物物所當然。而後謂之道也。其在聖人也。知其理之誠然。又知事之誠然。事有不可前知者。聖人之理。何以共信於天下。乃聖人所謂理。要皆易世而後見。諸行事者也。非聖人之理。無以觀道之全。非天下後世之事。無以觀聖人之備也。治世之道盛。聖人平易正直以濟其盛。衰世之道微。聖人恭儉退讓以扶其微。亂世之道悖。聖人批堅振險以挽其悖。周公以穆穆迓世之平。以和擇先後導民之迷。故其爲書。隆禮義。本性情。一代之治出焉。所謂平易正直以濟盛也。孔子居衰周之季。有聖人之德。不忍道之淪喪。脂車歷聘。揖讓入主之庭。所至之國。莫不前席承教。而聖人以盛德之光。輝映其閒。所以扶道之微也。孔子於三桓。攝政三月。墮累世名都。出其藏甲。此事甚難。而聖人必爲之。所謂批堅劇險以挽其悖。聖人之道。所以常如天也。其在後學也。反而求之。不外此身與心。此心常存。不失其正。而道之體立。此身之動。不違其則。而道之用行。不惟我自爲之。又能使人共爲之。施於人而無閒。由乎人與道原無閒也。相與行道。

在人者猶在己也。在己者猶在人也。由乎所行之道。皆人已所共。反觀吾身。道之全體具焉。博觀天下。道之全體亦具焉。是以常存天地之間。古今之久也。子思孟子以健順五行之理。附麗耳目口體之身。而以四德實之。又有所發四端實之。周子太極之圖。無形而有理。理則實矣。既有理而有動靜。動靜又加實矣。既有動靜。卽有五行。五行又加實矣。既有五行。卽有萬物。萬物又加實矣。故求道者。必以實求之。有生以後。不可謂生非實也。則凡有實之事。皆備此生中矣。貴賤有定位。得失有定體。君子不爽其定位。而必求其定體。王者之政刑。四民之職業。強之而安。見異物不遷者。是卽道也。遏橫流者。不待秋冬之涸。感萬物者。不在騰說之名。夫弘道者人也。人則衆有所萃也。故求道者。不可不從實也。此道之大指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故明道者。不可不知天。天者。無私之至也。人者。嗜欲之尤也。嗜欲之尤。不奉無私之理治之。則治亂未分。而人物死生之幾。未有已也。聖人之書。自帝王卿相。以及匹夫匹婦。無不稱天以臨之。靜而無事。則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動而有爲。則曰上帝臨汝。勿二爾心。積德累仁而將興。則指天以堅之。在位之臣。相與爲讒。慝仇怨。則援天以懼之。祓除其心。無不敬畏。檢束其躬。無不嚴栗。敬畏嚴栗。積上。惠愛豈弟之澤。必流於下矣。敬畏嚴栗。積下。親上死長之風。必達於上矣。此聖人言天之旨也。故福善禍淫。其定理也。有時淫心忒行。遍滿人世。而天若罔聞。非縱恣惡人也。爰究爰度。天亦有未定之時。然豈終不定者哉。一值其定。則善者存。不善者亡矣。小人好亂。稱引未定之天。

不言已定之天。惟君子而後知天之有常。故慎行不還。以法天之有常。常者不變者也。變者反常者也。變者常之變。而變豈常耶。變者日以變。而常豈變耶。常者天地之正理。事雖變而合乎天地之正理。亦謂之常。怪者天地之戾氣。事雖常而近乎天地之戾氣。亦謂之怪。凡言天者。準乎此。性者。天所命也。故有善無惡。然而有善人焉。卽有不善人焉。獨舉善人言性。將此不善之人。實繁有徒。眞於何所。孔子固言之矣。其相近者。則性也。其相遠者。皆習也。道存乎天地者也。人之一身。流露披寫。可以無餘蘊。而性爲根柢。發而爲幾。則端平正直之幾也。暢而爲事。則清明廣大之事也。日用之間。甫接倫常中人。卽有惇厚悅懌之意。甫及義理中事。卽有踴躍奮迅之意。不食非禮之食。不悅非禮之色。不以利欲汨其清。不以死生易其貞。不媿幽獨。不得罪天地。最初之念。皆如是。轉念而背馳矣。轉念不可論理。必最初者。乃可論理。苟論理。必取最初。則塗之人。與大聖大賢。最初皆一。所以云相近也。迨其有事於習。或數聖一堂。或數聖一家。而神明之胄。亦有不肖子在其間。生而有聖瑞。長而克岐嶷。而凶德所鍾。不至殺身不已。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而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夫豈無六七賢君之澤也。禮樂以文之。車書以同之。而丹穴之智。空桐之武。眴劇之辯。沃土之淫。瘠土之義。又各從其俗也。風雨之操。伐檀之志。衆所同好也。而亦苛充於朝。青蠅止於棘。又何其不相謀也。不特此也。縱橫起而遊說之風盛。然諾重而任俠之節高。章句繁而守文之志篤。中藏義憤。則危言折首。世嫉名流。則放達全生。此皆超世偉俗之士也。然

而蹈於一偏者。漸靡使然也。過此以往。又有縱而放焉者。有迫而激焉者。縱而放焉者。跡衰世之餘風。而不自檢束。迫而激焉者。知不容於天下。而果於自棄。此所謂相遠也。蓋性者天所命。習者人所爲。子思論性。第言天命。未嘗徵以人。孟子承之。所言皆天也。其於人中。獨舉堯舜。亦以全乎天者立論。湯武以下。曰身曰反。以爲未能全乎天矣。後儒不能直達天命。必欲實以人事。人有善惡。卽生皇惑。程朱從周子圖中。得所云氣質者。反覆詮解。窮乎人之變。以盡其論。言此紛紛不齊。皆屬氣質。皆非天命。而天命之疑明矣。然不言修悖。必言氣質。所以明夫越椒楊食我之流。或熊虎之狀。或豺狼之聲。自赤子時已然。有似乎受於天者。然非天之正氣。乃陰陽五行之戾氣。戾氣者。似天而非天也。而貌乎天之疑亦明矣。

先儒論性。惟荀獨悖。其餘無全是。亦無全非。薛瑄謂朱子之後。性理已明。無庸更著書也。明道篇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觸情而動。性之失也。夫情之未動。渾然一性而已。情之旣動。而不離乎性者。情之正也。性授於情。而後有益於天下。情依於性。而後無害於天下。世俗之人。以放馳之心。接無窮之變。中無主持。私欲橫起。而驅之。動之途徑。常輕熟。靜之關捩。輒窒塞。其不可控勒。如奔車之下峻阪。所以動靜之機。不能自主。常失諸動者多也。聖人存理之功。常主於靜。非寂而守之也。常存敬畏之心。則可爲

靜相違者，凶德也。若夫動靜之交，常持以靜可止，則止不得已，而後動焉。故雖動而靜如故也。

夫實者理也，不實其欲也。志乎實，則存理去欲之念皆實。志乎虛，則存理去欲之念皆虛。存理去欲實，則好善惡惡皆實。好善惡惡既實，則扶善抑惡之功，必不用諸善惡既分之後。一念初動，早已扼其幾而制之。幾微之惡，遂如火之銷膏，俄頃立盡。幾微之善，更如嘉禾始生，必墮隴草以附其根。書曰：惟幾惟康，易曰：猶豕之牙。此聖賢之實功也。立德篇

心之在人視乎養。仁義道德養之，生意暢遂矣。勢利紛華養之，生意壅闕矣。權謀傾覆養之，生意枯槁矣。心不可有二事，亦不可無一事。有二事者，心馳無一事者，心亦馳。養之莫如致一也。存諸心者，卽所值之事，所以善其事，以身所值之事，爲心所藏之事，卽所以栖宿其心。心以道義爲栖宿，以非道非義爲震懼。有所栖宿，志氣清明，嗜欲退聽，義理所見，自不流於偏倚。無所栖宿，孤危震撼，有如落湯，小物引之而去。况貴賤之相形，死生之殊趣乎？故養心者，一以貞之，恬以守之，清靜以滌之，憬省以操之，絕其害者以固之。其道有六：一曰，謹物交之始。二曰，禁躁動之失。三曰，不徇人而內馳。四曰，不有我而外拒。五曰，復於至靜以還太極。六曰，不事口耳以全真純。此養心之要也。其爲功也，使心爲主，而百體從之，勿使百體爲主，而心從之。養心篇

爲善之本，在乎無欲。無欲，則胸中無附麗夾雜，是以靜虛。行事無偏倚窒礙，是以動直。修身篇

氣本虛也。動靜相感。不能不聚爲形。有形必有對待。其對待者。必相反者也。虛實聚散其名也。愛惡屈伸其情也。男女少長其形也。皆相反之謂也。此相反之理。滯於物情。必不能通。遂有相與爲仇者。合乎太極。未有不通者。此之相反非私也。性命各正。不可假借。飛潛動植。智慧賢否。各正之性命也。此之相通亦非私也。合而成能。離則兩傷。君臣相須。文武並用。不可偏廢者也。其相反也。非兩無以見。一是非並立。而後真是者見。君子小人並立。而後君子見也。其相通也。幽明之故。治亂之幾。無不相召焉。人身思慮一動。卽默授於氣。凡同有是氣者。卽能感通。故人心隱微之事。鬼神或能知之。此幽明之相召也。又如密室焚繭。煙凝氣結。風無由入。煙無由出。出入之戶盡啓。風通而煙徐散矣。故至治之世。有風動之象者。正氣通而邪氣屏也。此治亂之相召也。天地之間。凡成形者。皆依於氣。故以氣爲聚散。若未形者。何所馮依。惟以道爲依歸耳。氣之聚散。絕不可恃。此不俟深求也。未定之事。惟其無可馮依。故君子所爲。皆依諸道。有以自信。亦有以自立。其盛衰得失。亦不受制於氣也。水火金木土形也。相爲代謝。則氣也。故有醞釀凝聚。亦有解散渙釋。雖貞下起元。其來不窮。而乘權者進。謝事者退。亦且夕不可留也。仁義禮智則道也。常在天地之間。人之歲月有限。故道常爲主。人常爲客。以道觀人。如逆旅主人之觀過客。以人觀道。如舟行江湖。指點山峯之名也。君子於不可留之中。知其可久之道。故無形之道。確然見其有形。而事事皆取法焉。如陰陽交而爲泰。泰也者。地在天上也。以形言之。無地在天上之理。蓋言

所交者氣也。氣交錯故凡屬氣者皆交錯。五行之運陰陽相間是也。形有定故凡屬形者皆有定。五行之序先無質而後有質是也。觀乾坤六子之德而天下之事皆知所處矣。陽之爲用有動有陷有止。往以任天下事爲動。所如不合爲陷。安其所不遷爲止。此皆乾之健德。三子各有其一也。陰之爲用有入有麗有悅。感之於微爲入。相依成體爲麗。相和爲心爲悅。此皆坤之順德。三女各有其一也。六子用而乾坤不用。故老者退休。少壯致力必也。坤猶半用。乾全不用。其不用也。正所以尊之也。石有花。水有溫。物理之相錯也。火待用而後有體。水有體則有用。陰陽動靜之別也。水火用氣。故常爲神。示所憑。金木成質。故常爲形。體所託。有無虛實之理象焉。一身之中。用不必偶。體必有偶。用不必偶。故輕重有時。道之所謂權也。體必有偶。故輕重低昂。持平不爽。道之所謂經也。陰克陽。陽不克陰。水克火。火不克水。小人害君子。君子不害小人。故君子有恥則諱之。有怨則忘之。厚施而無報。不以爲怪也。君子處小人中。固爲逆境。小人處君子中。亦爲逆境。君子處君子中。固爲順境。小人處小人中。亦爲順境。以此觀之。順逆二境。不足定人之高下。各乘其時而已矣。凡稟陰氣而生者。得陰時則興。失陰時則廢。稟陽氣而生者。得陽時則興。失陽時則廢。然而妖鳥夜鳴。不擇四序。龍雖變化。其形體亦受制於氣。故不能無雲而御天。惟德則不可圍也。二氣五行之理。凝而注者爲精。虛而運者爲氣。精氣結而爲人。故在人之身者。無不以二五紀數。體有左右。性有剛柔。此以二紀者也。體則五官者是。性則五常者是。此以五紀

者也。二五之分。本乎太極。故天下之道。皆貞於一體。有匹耦而心惟一。形有四支而元首惟一。此以一紀者也。天下之道。統於三才。人之一身。如行有三等。性有三品。達德有三。少壯至老。其候亦三。此以三紀者也。在人者。不外乎一之三之二之五之。而其道總歸於一。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凡粹精者皆理也。凡粗濁者皆氣也。物所以爲物。氣浮理也。人所以異物。理勝氣也。君子有三戒。不使氣浮於理也。君子有三畏。欲理之勝乎氣也。凡物有相從者。有相合者。相從者。以情相從也。昵就而親比也。如一之於二。三之於四也。相合者。以義相合也。形雖隔絕。義則感召。如一之於六。二之於七也。生成之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在乎相合。不在乎相從。如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二雖與一相從。不成生水之功。彼各自有所生所成。非爲我也。以此知生成之理。重義不重情也。居官亦然。明比猶相從也。非其私昵。不得與焉。聯事猶相合也。四海九州之人。相須爲用。如左右手。此亦一生六成之義也。雜說篇

太極圖說根元

許三禮

濂溪先生太極圖說。人都道不由師傳。余知其得力在中庸也。細玩圖說。全是天命之謂性一章註解。至通書主立誠。更見本至誠無息來。誠者天之道。卽元亨誠之通說也。誠之者人之道。卽利貞誠之復說也。參看自見。橫渠先生西銘。亦由中庸參天地章倒裝做出。

太極皇極約言

許三禮

天也。地也。人也。萬物也。但曰一氣一體一理。人信未篤。或曰唯聖人方能一之。試觀康節先生律呂聲音圖。何以不拘善人惡人。古人今人。但開口說話。露一聲音。即不出天地範圍之數。舉所謂天地顯晦。家國興衰。人身体咎。萬物成敗。皆推算效驗。操之若券。若非一氣一理。豈至相關如是。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唯皇極經世。說得親切活現。原本其理。只因認得太極真。即所謂吾道之一也。一三五七九。五爲天之中數。人或知之。其二四六八。十。六爲地之中數。人未必皆知也。至五六之中間。乃太極而無極處。所謂冬至子之半也。人皆知之乎。由是五而二之。名十天幹。六而二之。名十二地支。四其天干爲陽剛數。四其四十。爲一百六十。體數也。除陰柔四十八。餘一百一十二。用數也。四其十二地支。爲陰柔數。四其四十八。爲一百九十二。體數也。除陽剛四十。餘一百五十二。用數也。以陽剛用數。唱陰柔用數。爲天之呂地。該一萬七千零二十四。是日月星辰之變數。暑寒晝夜出於此。謂之動數。以陰柔用數。和陽剛用數。爲地之律天。該一萬七千零二十四。是水火土石之化數。雨風露雷出於此。謂之植數。然天地猶未交也。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共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至此。天之暑寒晝夜。地之雨風露雷。再唱再和。而天之性情形體。已交於地之走飛草木。而地之走飛草木。已交於天之性情形體。謂之動植通數。據此算來。上天下地。盈萬物。皆二氣交生。原是一體。况能透見天心。所以觸處皆靈。邵子曰。早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卷藏方寸。放彌六合。造化

生心。大學問。儘人承擔。要知此連山易也。與周易作用小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不用其五。皇極用之。其用四十有九。不用其六。皇極用之。遇奇數。以太極爲用。遇偶數。以無極爲用。大哉連山易乎。要知濂溪先生無極二字之義。須讀皇極書。不解無極。不知天心也。

海昌講學會語

聖學之一
體由極見

許三禮

無極而太極者。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根也。自太極判天地爲人大父母。爲萬物大主宰。由是生生不已。其德也。氣化不齊。其勢也。聖人出。直悟元始所同來處。而立誠以盡之。缺陷則補。生成則大。合人物爲一氣。通古今於一息。是名道也。轉移造化。驅役羣靈。極顯仁藏用之妙用。總合無聲無臭之本體。其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乎。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不可得見。不可得名。將奈之何。賴有伏羲氏十數大聖。特地畫以一訓。以中命以微。文王又謂藏於密。孔子統於仁。孟子明以良知良能。是皆道備一身。統開萬世。主宰天地。發育萬物。具出聖入神之至妙至妙者。後此統幾中絕。至濂溪繪以圖。疏以說。見透絕頂。康節玩易畫前。藏用於身。以五六中間。明無極而太極。直將天地之心。活活著用於經世觀物之中。可謂發洩殆盡矣。吾人返觀於身。所謂無極太極者。是何如境界。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只此無思無爲處。能爲萬事萬物主宰。此非卽無極而太極乎。以天道言。冬至子之半。此復卦見天地之心時也。就人身言。一陽初動處。此獨中見萬物之生時也。明明是一念而合皇帝王霸之性始。明明是一體而同。

飛潛動植之痛癢。明明是一息而通元會運世之境界。嘗就萬緣俱淨。一理歸真時驗之。渾然同然是一非二。眞見得聖人以天自處。有不知天爲聖人。聖人爲天者。至誠無息。純亦不已。如是如是。易傳言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合之以此也。中庸言考三王不謬。建天地不悖。質鬼神無疑。俟後聖不惑。證之以此也。人能見透此理。信其在我。從此當體用功。卽夫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者也。他日論無爲而治。歸之恭己。子思言不顯唯德。歸之篤恭。果然造化生身。宇宙在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一心之外。無他事也。卽有時做出掀天揭地。駭人震物之作用。適合着參天兩地。安民阜物之本量。隨念而滿。應手而得。何嘗動一毫聲色。眞無往非無極而太極之神妙者乎。兩程子主敬致知。朱夫子存養省察。於此中見得儘明。踏地極穩的。係學聖道者第一正路。祇覺於出聖入神。達天德一境界。微有未達一間。蓋造道之等。必由賢而後能聖。志之所希。學之所講。不妨合下便欲與聖人一般。合下便欲與上帝昭事。語云。心之精神謂聖。此心不死。天理常存。此心不死。聖人常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人人心中有仲尼。確確此理。不我誣也。三代而下。儒說益多。聖道益晦。今日言學。不宜只在諸儒脚下盤旋。終日向句讀中爭衡同異。豈自庖羲堯舜周孔以來。向上道捷一道。果荒絕而不可再見哉。聖人與我同一天命。我與聖人同一心性。况六經聖人之言具在。其存心行事。教化功用。無不具在。深者見深。淺者見淺。所以諸儒立說。各就見地求當聖心。但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猶如後世英君賢相。制立法度。其得當二帝三王精意者半。其不盡合帝王精意者半。果有聖子神孫。能師其意而善用於不窮。自足以濟其法之所未及。然則學者視先賢之說。不應若是哉。中人以下者。遵循之。不失爲謹厚之士。索隱行怪者。防檢於金科玉律。亦不敢肆意於浮夸虛無二者之間。倘第一流人。奮然立豪傑之志。求聖賢之學。返諸不覩不聞之初。操此獨知獨覺之體。一私不存。萬物明淨。自然大本立而達道行。此可見全體大用。在在呈露。時時發見。有不待勉強思索而得者。此人心太極本然之妙。爲學者作聖之根柢也。然則今日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上帝孝子。爲至聖功臣。正須講明第一等道理。養成第一等人品。做出第一等事業。方是直上直下。徹內徹外之學。願與吾黨共勉之。

困學錄集粹

張伯行

道也者。日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也。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世有明之行之者。而道不加益。世無明之行之者。而道不加損。然論語曰。人能弘道。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則道之有賴於人也。明矣。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之緝熙敬止。武之敬勝義勝。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周子之仁義中正。主靜立極。程子之知行並進。朱子之主敬窮理實踐。此千聖之真傳。萬古不可易者也。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又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實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已矣。可見誠是作聖之基。薛文清公亦曰。一誠足以祛百僞。故學聖人者。當自存誠始。而存誠又自不妄語始。

周子極力說箇幾字。便有教人審幾之意。若幾之不審。安能便有善而無惡。此正周子喫緊爲人處。且其圖正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正教人由正路而行。勿流於旁途也。

周子之學。其精微在太極一圖。而二程夫子所以傳周子之學者。則未嘗及太極也。止言日用常行之道而已。夫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夫子之學。其精微在易。而曾子子思所以傳夫子之學者。初未嘗及易也。亦止言日用常行之道而已。蓋日用常行之道。乃盡人所可共由。而精微之蘊。及行之既熟。當自知之耳。

薛敬軒曰。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宜程子不以語人也。愚謂程子當聖道久湮之日。孔曾思孟之書。尙未大明於世。故表彰四書。爲急。而太極爲緩。朱子當聖道大明之日。孔曾思孟之書。程子與其門人。業已講明而表彰之矣。故朱子得以集而爲註。且將太極圖通書各爲註之。使人由日用常行之道。以進求夫窮理盡性之歸。庶有以上承往聖之傳。而下開來學於無窮也。

周子書其言質樸其義精深令人尋味無窮。

周子不關異端而異端不得而託之於此見所學之正。

夫子不以一貫示他人而獨示曾子周子不以太極圖示他人而獨示二程曾子却又不言一貫而言忠恕二程夫子却又不言太極只言人倫日用當盡的道理無非要人從極平常處循循做將去自有入手得力處張橫渠先生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持守朱子纂小學集近思錄亦是這箇意思。

讀諸子百家千卷不如讀聖賢六經一言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蓋六經皆載道之言而諸子百家皆於道無當者也。

周子曰師道立善人多薛文清公曰師者天理民彝所自出人之邪正由之師之所係誠重哉。

柔而立無立爲懦柔惠且直不直爲諂柔嘉維則失其則非嘉周子言剛善剛惡柔善柔惡皆當細玩蓋剛柔皆貴得其正剛失其正則爲強梁柔失其正則爲諂媚君子不可以不審也。

太極圖說前言天之太極見得天理之本然後言人身之太極見得人事之當然能盡得人事之當然便至乎天理之本然所以胡敬齋說天人之理雖一而天人之分則殊天做天的人做人的各盡其分而吾之理則天之理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做天的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應酬事物各得其所是人做人的夫人卽是那天命不已乾道中來的吾之性卽是那各正性命的天命。

之性盡在於我，無毫髮少欠。若存得吾心，養得吾性，則天命全體，渾具於中，發而應事，各得其所。天人亦流行而無間矣。故程子曰：「天人本一，言合天人，已剩著一箇合字。」

馮少墟曰：「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常自四勿學來。此語見得極真。」

慎獨註：朱子又添審幾二字。幾字，卽周子幾善惡之幾。幾者，善惡分界處，亦君子小人分界處。由一念之善幾，推之至於無不善，便是君子路上人。由一念之惡幾，推之至於無非惡，便是小人路上人。君子小人，只在此分途處。審字有嚴加辨別之意。辨別得是善幾，便加意擴充之；辨別得是惡幾，便痛加克治之。務使善日長而惡日消，方全得慎獨之意。

陸稼書先生作太極圖論大旨，謂不在明天地之太極，而在明人身之太極。此等議論，有功於周子小。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薛文清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觀文清斯言，可以知入道之方矣。

或問周濂溪言主靜，陸象山亦言主靜。周濂溪何以是，陸象山何以不是？予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靜卽敬也。有主則實也。若舍中正仁義而空空主靜，則流於虛無矣。此周子之主靜所以是，陸子之主靜所以不是也。」

周子曰：「果而確，一切工夫，皆當如此做。」

太極圖疏義

耿介

太極之義曷昉乎。昔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宋濂溪周子始爲圖以授程子。至朱子而表章發明之。由是太極一圖遂爲天命本原。聖教統宗。理學真傳。學者先須識此。蓋其所謂太極者。極至之理也。此理至中至正。至平至庸。至純至粹。至微至妙。無以復加。故曰太極。當其未有天地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陰陽上。則不能化生萬物。所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遂成兩儀。兩儀既立。則太極在其中。一動一靜。一消一息。一闢一闔。做出天地古今無限事。以四德言之。則元亨利貞。以五行言之。則木火金水。以四時言之。則春夏秋冬。以功用言之。則生長收藏。然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個元氣流行。這元氣一到。萬物觸著便生。是爲春生。由是夏長。長此者也。秋收。收此者也。冬藏。藏此者也。惟其藏得深厚。所以明年又春。又夏。又秋。又冬。亘古此天地。亘古此元氣流行。無時不然。無處不在。無物不有。是理之在天地者如此。我輩今日看太極圖。若只說如何是無極。如何是太極。如何是陰陽五行。縱使探討精深。終於我無干涉。此處須要體認。所謂太極者。人心之理也。陰陽者。人心之一動一靜也。五行者。人心之仁義禮智信也。萬物者。人心之酬酢萬變也。天地未生人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個理。不著在人身上。則亦不能參贊位育。朱子有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理也。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故謂之天理。然吾心之天理雖有四。只是一個仁心貫徹。

而禮履此者也。義宜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人若能完全得這個天理，則爲子便孝，爲臣便忠，爲弟便悌，交友便信，以至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卽一出入動靜，食息起居，莫不各有天然恰好底道理。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是理之在吾心者如此，然人之所以不能完全此理者，何也？己私參之也。細玩此圖，上面純白底是天地本然之性，純粹至善，卽孟子所謂性善是也。下面黑白相間，便有夾雜，便是氣質之性，纒落氣質，便有己私。此處須著工夫，如何著工夫？曰：克己復禮，克去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到得人欲淨盡，天地流行，此心明明瑩瑩，渾然性善本體，便是聖賢地位。所以周子雖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說起，只是指出性命原頭，使人知吾性爲至善，而聖人爲必可學。喫緊處，則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無欲故靜。無欲便是克己。程子又於其中補出敬字來，學者以此求之，庶幾有下手功夫處矣。

周子全書卷十五

進呈本太極圖說通書發明 五

朱陽書院講習錄

寶克勤

李果齋解太極圖說。謂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主靜上用能定其性。句甚有分曉。下補動罔不善句。義更完足。

太極圖。只是教人復性以全吾心之太極。識透宗旨。便知他指出下功夫處。並本原處。亦都可尋到。

天下勢而已矣。積勢至於極重難返。雖有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卽如周家文武之業。何等隆盛。至昭王穆王。以及孝夷。乾綱解紐。百事隳棄。直至厲幽。必蒙大難而後已。豈非日積日甚。至於極重。有難以挽

回者哉。尋樂堂
劉訥

誠者聖人之本論

寶克勤

原夫道至微而不可見。亦至顯而不容隱者。其太極乎。太極之動也。誠爲之動。太極之靜也。誠爲之靜。是天地間。實有所以然之理。以渾於無形。著於有象。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故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非洞悉天人之蘊。深窺性命之奧。恐不能指其實。

以詔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亦何據而知聖學之有本。卽在此流行賦予之無間也哉。昔周子憂道學之失傳。旣作太極圖說以明道。而復作通書以經緯乎太極圖說之蘊也。首曰。誠者聖人之本。請得而論之。夫周子生而清明。加汲汲於問學。又時時從高人逸士遊。故聞道最早。論者以爲奮起南服。續聖道於千五百餘年之後。非以太極通書直窺大道之體要也哉。顧太極圖說之作也。無極而太極一語。已舉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人道之仁義。悉括於其中。而卽示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是卽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又曰。君子脩之吉。卽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明乎性命之理。至此無餘蘊也。雖通書之言誠。更何以加茲。而必舉誠而明示之者。亦自有說。蓋大道之不明於天下也。非一日矣。孔孟而後。歷漢唐之世。曲學爭鳴。高者淪於虛無。卑者溺於辭章。又且權謀術數。百家衆技之流。紛然雜出乎其途。至有論性而顯然以爲性惡。是尙得謂之知性乎哉。聖學不明而天理息。人心亦貿貿焉。莫知所止。是固躬任斯道者之憂也。故主靜立極之旨。雖嘗作爲圖說以發明之。又恐人之視爲高遠而無切於日用。則太極之理。終隱而不著。於是與天下明示之曰。吾向之所謂太極。卽所謂誠也。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聖人之盡性。盡此而已。聖人之踐形。踐此而已。聖人之齊通復。洽幽明。而中和位育之全於一心。明天察地之光於四海。無非始於此終於此而已。以爲聖人之本。是誠之不可須臾離。卽太極之不可須臾離也。雖然。天地之帥。吾其性也。天地之塞。吾其體也。

奚獨聖人爲然。然而聖與人同父母乎天地。而聖人則全乎太極而無憾者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人得之爲剛柔之體。而聖人全體悉具矣。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人得之爲清濁之質。而聖人粹質獨優矣。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人得之爲五常之性。而聖人成性存存矣。以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萬物化生。莫非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聖人尤萃靈秀而立人極矣。是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合其誠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綱維。品彙之根柢。謂聖人有踰於天命之性。是不得其所以爲聖。並不得其所以爲誠矣。然而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則總以一言明其實曰。聖人一誠也。是誠爲聖人之本。卽太極爲聖人之本也。抑思之。誠之爲言。不自周子始也。孟子之言性善。此誠也。孔子之言仁孝。此誠也。虞廷之言精一。亦此誠也。而總之道洩於一畫。象著於奇偶。則天道不過此誠也。故聖人作易以明天道。而周子必引易以明誠。則太極圖說與通書之相爲表裏也。亦猶易之先後天相爲表裏而已矣。

太極圖說疏義

李來章

天地既闢。道在聖人。立極垂統。源流可稽。然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至孔曾思孟而大明。孔曾思孟之統。歷秦漢以逮五季。卒未有能明之者。濂溪周子崛起春陵。得不傳之祕。明太極之

理。作爲圖說。遠紹大易前聖之統。於以復明其說。當分兩大段看。界畫在惟人也三字上。上一段。就造化流行。虛論其理。猶中庸所謂誠者自成也。下一段。就人物稟賦。實指其道。猶中庸所謂而道自道也。無上一段。則學無源頭。無下一段。則學無歸宿。形上形下。徹始徹終。一個太極。包括畢盡。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也。原夫冲漠之表。無聲無臭。太極本體。渾然中存。及其分爲陰陽。散爲五行。男女氣化。萬物形化。紛紜錯出。或有不齊。於是天地無全功。而裁成輔相。中和位育。不得不寄其責於聖人。聖人所具者。亦此口鼻耳目。所接者。亦此子臣弟友。所發者。亦此喜怒哀樂。所歷者。亦此幼老壯少。與愚夫愚婦。無一不同。特以聖人氣質清明。學問純粹。性無不盡。心無不存。雖酬應雜遝。不失淵涵凝定之體。是以出類拔萃。能立人極。而稱爲聖人也。曰中曰正。因行之處之而分言之也。曰仁曰義。因發之裁之而分言之也。其實只要於動靜之間。云爲之際。求合乎至善。以不失乎太極之理而止。君子所以必本於敬。存養省察。無時或間。以盡乎脩之之功焉。大易言窮理盡性至命。又言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能盡下學。方得上達。讀太極圖說者。幸於人道盡力。無徒索之於高遠。則希聖達天。盡在是矣。

達天錄

李來章

由中正仁義之道。不敢斯須或違。則能定矣。由中正仁義之理。不敢斯須或忘。則能靜矣。老佛兩家。空虛寂滅。全無把柄。安可謂之定靜。

人極不外中正仁義。能定之。以此而常主乎靜。則人極無不立矣。欲動則理昏。情勝則性遷。太極本體。不復呈露於心身。而人道於是失矣。曰欲曰情。爲害最大。剪除克治。不可一毫稍恕。

主靜之功。亦惟制其欲之動者。克其情之勝者。主敬存誠。絕其資緣之私。則病根既去。神氣自清。不求靜而自靜。不得謂聖人性成。全無事於誠敬也。

好屋不脩。則鼠鵲穿齧。風雨飄剝。久無不敗。天德不修。則物欲外誘。情私內牽。久無不損。君子於中正仁義。存養省察。以敬爲主。由勉及安。希聖無難。此太極圖說最喫緊處。太極圖前半篇。是指性善本體。後半篇。是說復性功夫。總一性字可盡。

太極太虛同異

俞長城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張子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俞子曰。太極太虛。其理一也。太極者。合理與氣言之也。太虛者。分理與氣言之也。合理與氣。則有天地而道在天地。有人而道在人。有物而道在物。分理與氣。則無天地。無人無物。而道自在也。言太極。知理之不離乎氣。言太虛。知理之不卽乎氣。人之有性。其太虛乎。性發而爲情。太虛之聚散乎。性不可見。見之於情。而情非性也。合性情而統於心。其太極乎。吾於太虛見性體焉。吾於太極見心體焉。其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則卽有以見無而

非混也。其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則虛者不離乎實而非偏也。別形上於形下，則曰太虛。統小德於大德，則曰太極。然則老氏所謂有生於無，釋氏以山河大地爲見病，卽太虛之說乎？曰：理體乎虛，而功徵於實，舍實而言虛，佛老之誤也。

主靜主敬同異

俞長城

周子曰：五性感動，善惡分焉。聖人主靜以立人極。程子曰：涵養惟主敬。進學在致知。俞子曰：主靜主敬，其理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人之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體天以應人也。莊敬日強，學者之盡人以合天也。惟聖人氣得其粹，故清明在躬，而志氣如神。靜而自敬也。自非聖人，必有以持之，使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喜怒哀樂，以時中節，始於勉而卒於安，則有思而無思，有爲而無爲，是故靜無不敬也。敬則可以歸於靜也。故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言主一，則非拘迫矣。言無適，則非執滯矣。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則靜亦非枯槁，而寂滅矣。靜者，無形之敬。敬者，有覺之靜。二子之說，未始不歸於一也。書稱安安，詩咏敬止，靜而敬也。曰克己，曰誠意，曰致中和，曰求放心，敬以返於靜也。吾故曰：主靜之說，爲聖人言之也。主敬之說，爲學者言之也。

誠通誠復說

俞長城

天地易以神，一故神也。天地易以化，兩故化也。一統乎兩，而卽乘乎兩，則氣也。而理寓一者，何？曰：誠。兩

者何曰通曰復以氣生物以理成物。天地之命也。得天地之氣爲氣。得天地之理爲理。人物之性也。始則各給而無私。終則至足而不偏。此通復之說已。然而元亨利貞分焉。何也。自元至亨。微而著。自亨至利。舒而斂。自利至貞。虛而實。自貞至元。寂而感。元亨爲施。利貞爲受。施受循環。造化出焉。然而皆統乎誠。何也。萬物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出也。見也。吾知其通。說也。勞也。吾知其復。宰物者帝。而運物者神。神誠之妙用也。誠之體不可見。於用見之。其於人也亦然。意之發也。與世相遇。事之收也。與物俱得。此人事之通復也。其所以通復。則實心相應而已。惟聖人之治世也亦然。禮樂文章。象魏以布。天下見焉。出入耕鑿。垂裳以理天下安焉。此聖治之通復也。其所以通復。則實心相御而已。總之皆誠也。天下有對待之陰陽。有流行之陰陽。有互根之陰陽。日往月來。寒往暑來。陰陽之流行者也。火陽根陰。水陰根陽。陰陽之互根者也。天以之始。物以之成。始則資始。成則自成。陰陽之對待者也。若夫有通則有復。有復則有通。對待而流行矣。通具復之質。復具通之幾。對待而互根矣。蓋不離乎陰陽。誠之體物而成在。不滯乎陰陽。誠之用物而不窮。故曰。天地之道。一而兩。兩而一者也。夫天地不交則不通。不別則不復。天之道。靜專而動直。地之道。靜翁而動闢。天陽也。地陰也。靜陰也。動陽也。是則專者通之復。直者通之通。闢者復之通。翁者復之復。其所以有通有復。孰爲之乎。其所以通中有復。復中有通。又孰使之乎。真精妙合。通也。惟和斯感。各正保合。復也。惟虛斯定。太和太虛。歸于太極。而誠之說彰矣。雖然。通

見天地之教。而復見天地之心。貞元相禪。誠斯不測。易之象。要于貞。聖人之極。主乎靜。乃知由通而復。先天之命。由復而通。後天之性也。

周易函書

胡煦

周子無極圖。實本於先天八卦。蓋周子之無極。卽八卦圖之虛中。其左似坎。右似離。卽先天之左陽右陰。特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以寓根陰根陽之義。此周子之心得。知陰陽兩不相離。又有相須互用之妙。觀他下變合二字。便是乾重元亨。坤重利貞之理。然四象已在其中。故下遂列以五行。

經文原無太極之說。孔子繫傳。乃曰易有太極。太者尊而無上。極者極至無加。如云兩儀肇生之始。先有此至尊無上極至無加之理。然後能生此兩儀。故先說出有字。正從兩儀前原無所有。就中想像。以爲確乎有此理耳。乾元一亨。必有所利所貞之地。所以謂爲六位時成。旣已爲首。又曰无首。則羣龍之見。見於何地耶。品物何以流形。性命何以各正。萬國何以咸寧。則皆由動而歸靜。自無形而有形。皆言乾之交於坤也。周子言陽變者是也。若坤之得主。以何爲主。坤之得朋。以何爲朋。順而承之者何物。合而含之者何章。何以謂之類。何以亦稱龍。何以謂之戰。何爲有在中之美。何爲有成而猶謂爲代也。則皆由靜而向動。自有形而合諸無形。皆言坤之交於乾也。周子言陰合者是也。乾坤兩相交通。循環不已。此卽流行不息之機。此卽網緼化醇之妙。此卽陽極生陰。陰極生陽之理。此卽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從出之大原。而爲周易之太極者也。陰陽兩象。必有所自生。其稱爲陽極生陰。陰極生陽。非無據也。太極中既能生陰。則必具有陽極之理。太極中既能生陽。則必具有陰極之理。由其所生。迺其所由以能生。則太極中。必全具有陰陽之理。蓋陰陽之妙。不到極處不生。故遂以能生陰陽者。命名爲極。第理可推求。而象非實有。故作爲如此之形。周子所由曰。無極而太極也。至於無極之下。特設兩儀。以發根陰根陽之理。又於兩儀之下。特布五行。以備夫四象剛柔之妙。則河洛二圖之祕。胥此焉具矣。何云無極。方陽之極也。本未始有陰。逮於陰生。則不得不指陽之方極。時以爲無。無之爲言。猶云其始未嘗有陰耳。方陰之極也。本未始有陽。逮於陽生。則不得不指陰之方極。以爲無。無之爲言。猶云其初未始有陽耳。此卽乾元本宜稱首。到得既亨以後。便稱爲无首是也。夫天地間。有生天地之太極。此不可思議。不可窺測者也。至於生人生物。全是流行之太極。繫傳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卽此絪縕。便是萬物化醇之太極。然而所由以絪縕者。則固天地也。卽此構精。便是萬物化生之太極。然而所由以構精者。則固男女也。不曰太極絪縕。而曰天地絪縕。義圖首兩儀。周易首乾坤。便是此義。若使孤陰寡陽。何絪縕構精之有。此圖必列陰陽兩象。雖以顯流行交互之理。實與河圖義圖周易皆先兩儀。同一妙義。乾坤便是兩象。交而後有六十二卦。是交爲太極。而所生之卦。卽爲陰陽。然曰天地絪縕。又曰男女構精。非複語也。一敦化。一川流也。就構精而論。則向上有男女一層。就絪縕而

論則向上有天地一層。張子云：不有兩，則無一。是也。但知陰陽相交，而方復方姤，流轉之太極行矣。以復之初爻，本爲坤陰，乃今交以陽，姤之初爻，本爲乾陽，乃今交以陰，觀於來復見天地之心，當亦曉然於此一陽爻，出自太極，從前渾合不分之妙，概可想矣。此復姤所由稱小父母也。然化而謂之醇，何也。醇，酒之美者。此天地未闢，陶鑄陰陽，苞孕萬彙，其時天地尙在渾沌，萬物胚胎未形，安得不如醉如癡乎。是此醇字，而太極渾涵之妙，描寫殆盡。及夫天開地闢，陰陽肇形，而構精之男女，方資以託始，安得不謂乾坤爲大父母哉。男女者，陰陽之謂也。到得男女旣已成形，然後以形育形，化化生生，無有窮極。所以止謂爲化生，是則化醇者，氣交也。化生者，形交也。損之六三，言兩而致一之道，故繫傳於此發茲四語，兩而致一，卽綱縕構精之道。陰陽之旣交，太極之謂也。

自伊川以下，龜山、李延平，皆有主靜之說。乃朱子曰：靜字較偏，不如主敬。謂敬可兼動靜言也。朱子此言，是從中庸戒愼不覯，恐懼不聞，看出不知子思此言，是欲人立天下之大本耳。然子思不曰喜怒哀未發，謂之中，敬則發後見之者也。旣已敬矣，便是心有所用，未發之中何在也。故斷不可以主靜之說爲非。

靜字妙於敬字，敬有操舍，靜無來去。

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朱子曰：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

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照按闢靜字非也。人到紛擾時。何能體到精微。其敬字。則動與靜之工夫也。但只說敬。則已在心之發處了。

所謂未發以前氣象。亦止要見得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而已。明鏡無塵。止水不波。心體之靜似之。朱子謂靜不如敬。謂靜亦主敬。動亦主敬。是朱子之所謂靜。只是不曾有作爲時耳。夫旣以敬爲主矣。則已有用心處。便是說在發邊。已少大本一邊事。故知周程二子主靜之說。萬不可易。蓋主靜是大本邊事。主敬是大用邊事也。

太極一而二儀。兩幾肇于誠。而幾卽含誠。此神化之所由寓也。一者兩之神。喻若夫婦之生子。兩者一之化。喻若一子也。旣肖父。又肖母。又如一母而育數子。

陰陽俱從無極中轉換。陽根陰。陰根陽。根於無也。妙於神而無者。陽也。滯於形而有者。陰也。今有窮凶極惡之人。忽轉一念曰莫。莫者無之謂也。從前無窮惡趣。盡向莫字中掃除。後面無窮善機。俱向莫字中根生。故大易善悔而惡吝。

周子之誠幾德。卽周子圖中之旨也。誠。極也。幾。兩儀也。德。五行也。比諸周易。卽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說。自漢以來。淹沒已久。而周子揭之。俾後之學者。得以窺太極之精微。探周易之大本。周子擔當

斯道其力偉矣。

陽變陰合。變合字最精。變言其陽之動。合者合焉而已。明陰之無爲而順受也。變者神用。合者形用也。周子太極之上。忽添無極。何也。曰。此中原不是無。只是安放不下一個有字。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既曰未發。便是未嘗有。而仍添喜怒哀樂四字於上。則是此中之涵蘊。無所不有。所以曰無極。而太極。然止目之爲中。則是但指其所在之位而證之。至其中所蘊。仍不可得而言。所以謂爲無極也。

陳氏玉栗曰。周子無極一圖。得孔子一貫之正傳者也。

天命之謂性。此性字。便是無極。率性之謂道。此性字。便是太極。天是一元敦化之太極。性是流行在人。之太極。

誠通誠復。卽子思率性之謂道也。

誠精故明。此明字。卽曾子明德之明。卽子思誠明之明。然先儒講學者多。解此明字者絕少。孟子之良知。周易見天地之心。皆此明也。

朱子集於羣儒。旣倡之日。周子開於一儒未起之先。則周子之時勢。較朱子爲難。

周子發周易之精。開宋儒之始。較朱子之集成者難矣。而無極一圖。實有以發太極之祕。傳聖道之精。自是以後。不達周易而漫言性理者。皆學也而非道也。然亦不能無恨。

不盡閱各家之書。盡得各家之意旨。輒聞人之所聞。恣爲褒貶。是猶隔紙窗而覩人形。自謂已確。不知止屬影響耳。佛老固有差別。陸王固有短長。然必盡觀其書。知其差別在甚處。短長在甚處。然後持論始可以服當人之心。孔子之於老子。猶適周問禮焉。不聞有薄之闕之之一語。周子之太極。邵子之理數。傳授之者。始於希夷。希夷固老氏之亞也。不聞并太極理數之說而俱非也。顧乃不滿於後儒之心。竊虞其量狹而多忌矣。亦胡不思之甚耶。天覆於上。地載於下。六合之內。何所不容。豈以其精也粹也而收之。粗也惡也而屏之乎。擇術而進。隨人之材分。然廣博之物。非廣博之器。則承受難矣。

周子太極圖說解

先天易貫上

劉元龍一

無極者。陰陽未判。動靜未分。指混沌而言也。太極者。大之至極。有陰有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至當恰好。而無不包。指陰陽合德而言也。無極而太極者。言無極之與太極。有層次而無彼此。非無極之外。另有太極。此原太極之所自來也。太極至大。而無不包。不止於動也。動而生陽。起於子。極於巳。盡於亥。不止於靜也。靜而生陰。起於午。極於亥。盡於巳。陰陽無始。動靜無端。互爲其根。太極之本體然也。動而行乎乾道。陽儀也。靜而行乎坤道。陰儀也。分陰分陽。天上地下。兩儀立焉。是太極之一分爲二也。陽動於左。主乎變。陰靜於右。主乎合。一變一合。水生於北。火生於南。木生於東。金生於西。土生於中。是陰陽運而五行生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是五行生生。而五氣順布。

也。木旺於春，火旺於夏，金旺於秋，水旺於冬，土旺於四季。是五氣順布而四時行也。雖然分之則有五合之未嘗有二也。木火一原，行乎乾道。陽也。金水同宮，行乎坤道。陰也。土行乎其中。五行雖殊，其實一陰陽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樞紐，渾而爲一。陰陽一太極也。太極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神化莫測，無方無體。言此總結上文。見天地之道，盡於五而本於無也。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者也。必得陰陽五行之全而後生焉。蓋五行之生也，水性寒，火性燥，金性剛，木性柔，土性實。各處其偏，惟無極之真。天地無心，而自然之道見。斯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始能化其五性之偏，而爲太極之全。則物之生也，爲有本矣。故得乎乾道成男，陽也。得乎坤道成女，陰也。二氣交感，化生萬物。陰陽五行生萬物也。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萬物生萬物也。萬物生萬物，依然陰陽五行生萬物也。其所以陰陽五行生萬物者，是陰陽合德，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至當恰好，而無不包之太極生之也。此以上言天道也。萬物之中，得形氣之偏者，由太極而生，不能盡太極之理。惟人也。稟五行之秀以生其身。具五常之靈以發其智。未發之先，中焉而已。所謂性也。五性感動，發而爲情。原於性命之正者爲善，偏於形氣之私者爲惡。善惡分列，而吉凶悔吝，萬有不齊之事所由出矣。此以上言人身本有天道，而不能不囿於氣稟之偏也。是以聖人示以法天之學焉。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蓋仁也。中也。木火之性，太極之左陽。人身之生長萬物者也。義也。正也。金水之性，太極之右陰。人身之收藏萬物者也。而主靜，性天地之無極也。天地無

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無爲則人欲淨而天理見，中正仁義，全體渾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至當恰好而無不包。入身之太極也。故曰：立人極焉。此言聖人體天道之實功也。聖人全體太極，天地之德。聖人之德，天地之明，聖人之明，天地之運行變化。聖人之運行變化，故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聖人也。依然一天地之功用也。君子主靜，修此天道，故得吉。小人妄動，悖此天道，故取凶。言此以結上文。見天道之不可不修也。天也，地也，人也，三才之道也。分之而各具一太極，合之而同出一太極。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分之而各具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太極之左陽，物之始，陰也，柔也，義也，所謂太極之右陰，物之終，原其始，知物之所以生，反其終，知物之所以死，終始無二理，死生非兩途，此所謂易也。而三才之道立焉，合之而同出一太極也。大哉易也，至斯而無以加矣乎。

或曰：無極指混沌而言，何謂也？曰：觀下太極分陰陽，陰陽生五行，五行生萬物，故知無極指天地混沌而言。

或曰：無極而太極，而字一轉，必有至理存焉。敢問其說。曰：無極者，乃天地混沌時也。夫惟混沌，則陰陽和合，陽逢陰變，陰逢陽化，陰陽變化，陽者不剛，陰者不柔，陽安陽分，升而成天，陰守陰職，降而成地，地中有天，故陰中有陽，天中有地，故陽中有陰，自然而然，無所作爲，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而字一解，不但太極明白。

即無極亦有著落。(原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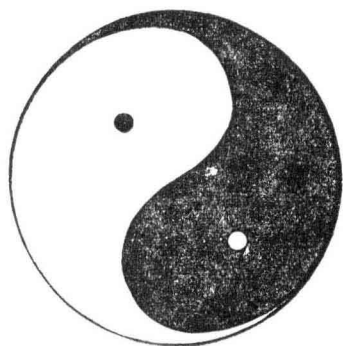
或曰。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其辨何如。曰。氣質之性。得之於父母。本然之性。受之於天命。本性大同。氣質則有異也。

或曰。二氏亦有太極乎。曰。釋氏止於無極。道家泥於陰陽。吾儒方是太極。蓋落空虛而無別。故兼愛。著形氣而有迹。故爲我。太極則不著形氣。不落空虛。仁非兼愛。義非爲我。仁義中正。至誠之道。聖人之學也。二氏何足以語此。

或曰。周子之主靜。與二氏何辨乎。曰。二氏之靜。以靜爲靜。謂之寂靜。欲根未淨。遇境復生。故動則不靜。不足以有爲。儒者之靜。以靜生動。剛柔相摩。氣質變化。而理義昭著。卽遣大投艱。無不處之裕如。故任天而動。雖動亦靜。可以幹事。

或曰。周子主靜。程子主敬。其說何如。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寂然不動之謂靜。惟敬有節。禮之本。惟靜能和。樂之本。有禮無樂。難免拘執之患。有樂無禮。易開放逸之門。禮樂不可斯須去。敬靜不可頃刻離。或曰。周子之主靜。其有所本乎。曰。天地之道。無極而太極。孔子傳易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周子之主靜。本之天地聖人也。闔戶謂之坤。太極右轉。靜而生陰也。闢戶謂之乾。太極左旋。動而生陽也。一闔一闢謂之變。闔極則闢。陰交陽而變陽。闢極則闔。陽交陰而變陰也。往來不窮謂之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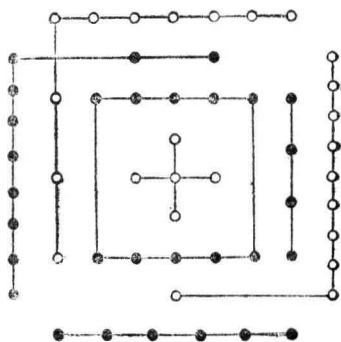
附圖極太關闔



闔往闔來。闔往闔來。陰陽無始。動靜無端。互爲其根。無阻滯也。見乃謂之象。乾道之闔。生萬物也。形乃謂之器。坤道之闔。成萬物也。制而用之謂之法。聖人效天法地。行爲世則。修道之教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有爲利。無爲用。出則生。入則死。百姓日用而不知。此造化闔闔之所以神也。

或曰。圖出於周子。孔子何嘗繫之辭耶。曰。太極二字。實自尼山指出。圖雖出於後世。然孔子繫易時。已有一太極在心目間。故有闔戶闔戶之云。太極生兩儀之語。周子之圖。述也。非作也。况此節下文。緊接是故易有太極云云。則此節發明太極之理。無疑矣。

河圖



天地之象。河圖之象也。河圖之象。何由而立哉。積生成之數而立也。自一至五謂之生。自六至十謂之成。生者。一氣之所化。成者。五土之所成。天一屬陽。居北而生水。一加一爲二。地二屬陰。居南而生火。二加一爲三。天三屬陽。居東而生木。三加一爲四。地四屬陰。居西而生金。四加一爲五。天五屬陽。居中而生土。此自一以至五。先天一氣化者也。五位既成。則用五矣。北一之水。加五而成六。南二之火。加五而成七。東三之木。加五而成八。西四之金。加五而成九。中五之土。加五而成十。此自六以至十。後天五土成者也。有氣化。有土成。陰陽並至。奇偶相倚。此五位生成之數。所謂天數五。地數五。五十有五。而河圖

之象以立也。十數成象解

或曰。先天一氣化。後天五土成。何謂也。曰。一氣化。無形造有形也。五土成。有形生有形也。無形造有形。故謂之先天。有形生有形。故謂之後天。

或曰。一氣化。俱屬氣。何爲而有地。二地。四五土成。俱屬形。何爲而有天。七天九。敢問其說。曰。地二地四。氣化之形。天七天九。形成之氣。形氣相倚。方得成物。譬之一氣化雞。雞生卵。卵抱雞。將謂氣化之雞。有氣而無形。卵生之雞。有形而無氣乎。知此。可無疑於氣化土成之說。

河圖之象。五行之象也。五行之象。何由而成哉。五位相得而成也。天一生壬水。氣也。地六癸成之。形也。天一居內。地六居外。內陽外陰。水之象也。有天一之氣以生。而水之體立。有地六之形以成。而水之用行。以形包氣。以氣化形。陽先陰後。而水始成。其爲水。地二生丁火。形也。天七丙成之。氣也。地二居內。天七居外。內陰外陽。火之象也。有地二之形以生。而火之體立。有天七之氣以成。而火之用行。以氣包形。以形化氣。陰先陽後。而火始成。其爲火。甲木生於天三。非木之氣乎。使無地八之乙木以成之。則有生無成。有氣無形。木之象亦不立。惟天三居內以立其體。地八居外以達其用。氣依形立。形借氣行。內陽外陰。而木之象以立。乃始得暢茂於天下。辛金生於地四。非金之形乎。使無天九之庚金以成之。則有生無成。有形無氣。金之象亦不成。惟地四居內以立其體。天九居外以達其用。形依氣立。氣借形行。內

陰外陽而金之象以成。乃始得流行乎古今。至天五生戊土。而爲土之氣。地十已成之。而爲土之形。殆非氣無以成始物之功。非形無以收成物之效也。夫以氣生形。而生物之體以立。以形蘊氣。而成物之效以成。陽借陰生。陰賴陽成。陰陽合一而土始成其爲土。而土始收其始物成物之功。五位相得。非此之謂乎。五位相得解

或曰。火。陽氣也。而曰。內有陰形。金。陰形也。而曰。外有陽氣。何謂也。曰。火屬陽氣。而陽氣中之黑暗者。乃陰形而成。丁。火是也。金屬陰形。而陰形外之光亮者。乃陽氣所結。庚。金是也。

夫五位之相得。既有然矣。使不能各有合以成太極。則五行仍是偏戾之物。而非中和之理。何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乎。是故一六水合四九金。而水有生。四九金合一六水。而金有成。金水同宮而處下。陰也。二七火合三八木。而火有生。三八木合二七火。而木有成。木火一原而處上。陽也。蓋木火非土不生。五土屬陽而居東北。合於木火。而陽始成其爲陽。金水非土不成。十土屬陰而居西南。合於金水。而陰始成其爲陰。陰中有陽。一九是也。陽中有陰。二八是也。陰中之陽。陽與陽合。其陽必升。陽中之陰。陰與陰合。其陰必降。陰陽升降。二而合一。太極之象也。是其各有合者也。周子曰。五殊二實。陰陽太極。其有見於此也夫。或曰。金生水。木生火。人所知也。至於水成金。火成木。何謂也。曰。金木者。水火之母。水火者。金木之子。子生於母。母乃依子而有成。水火其金木之結果乎。結果在水火。故曰。水成金。火成木。而各有合解

或曰五十七分位乎陰陽之中其有所本乎曰本之文王八卦也五土屬陽而主生故艮居東北十土屬陰而主成故坤位西南此五十七行乎陰陽中之功用也

太極之成變化行鬼神於何見哉於陰陽五行之升降見之甲木丙火陽中之陽陽與陽合不降者也辛金癸水陰中之陰陰與陰合不升者也至於乙木丁火爲陽中之陰形也故主於降庚金壬水爲陰中之陽氣也故主於升然陰陽亦不遽升降也必陽中之陰降陰交陽而生陽則陰中之陽盛盛則極極則必升陰中之陽升陽交陰而生陰則陽中之陰盛盛則極極則必降一升一降流行不息此天地所以立日月所以明四時所以序萬物所以變化鬼神所以屈伸而不已也人之見之者謂陰陽五行之氣數使然而不知實相得有合之太極運之也

成變化而行鬼神解

或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與先儒所解不同何謂也曰五位相得者言五位中之陰陽相得也各有合者言五位中之陰陽雖有不同莫不有以合之而成太極也若云一與二得三與四得五與六得七與八得九與十得便是隔位求得不是五位相得矣且火之於水木之於金只可言相用不可言相得相得者相親相愛而不分之謂也試以水加之火金加之木則必相尅矣如何言相得乎至於所云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仍是分而爲五不能合而爲一以成太極則是偏戾之物而非中和之理如何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乎且與周子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語不大相謬戾

乎。

周子全書 卷十五